

耕耘

20



目錄

我願做一隻和平鴿	維青(一)
對「沈郁蘭同學」的幾點意見	欣(二)
讀書人	鳴之(五)
愛的洗禮	靜吟(七)
這土地在歌唱	馬力(八)
從山崗到湖濱	維青(十二)
燈下寫殷夫	步明(十三)
瑪麗·顧女士	燕(十五)
名言摘粹	歐陽靜靜(十六)
青年與時代	光火(十六)
談反應	嚴發(十六)
關於「活的死人」	明之(十七)
一種人	彭龍飛(十七)
紀律標準	小寧(十七)
關於「沈郁蘭」的幾個問題	韋嘉(十八)
情詩	李潔(廿一)
生命底誓言	史寧(廿二)
馬莉姪	張寧(廿二)
牆	漂青(廿三)
我是初來的	漢青(廿三)
前夜	新兵(廿四)
黃昏	方向作(廿七)
野草	陳龍玉(廿七)
黃梨工人的生活	文材(廿八)
膠林裏	歐陽小龍(廿九)
故鄉	沉靜(三十)
傻子	任遠(三十)
工人日記	幼苗(卅一)
雨夜	何小慧(卅二)
在荊刺中底野菊花	陳夢冰(卅二)
編後話	編者(封底內)

出版兼發行：耕耘出版社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inga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我願做一隻和平鴿

——這是一個在天堂里的孩子的
夢幻——

她向着時間的老人說出她的願望：

我願做一隻和平鴿

翱翔在苦難的地方；

——啣着和平的種子

——帶着自由的曙光

——飛到在黑暗中摸索光明

的苦難的小朋友的身旁——

給他們鼓舞，溫暖；

給他們一個美麗的理想。

我要將和平的種子

種在無邪的心靈上。

我願做一隻和平鴿

翱翔在全世界的天空上。

• 維 青 •

對「沈郁蘭同學」的幾點意見

• 欣 •

編者按：欣君的意見和平心君的大致相同，在某些方面，還補充了平心君所未提及的。本文第一節和以前的討論文章有很多重複，所以我刪削掉，希望作者原諒。

(一)「沈郁蘭同學」的缺點

說一篇作品是好作品，並不就是說它完全沒有缺點。

如果我們承認「沈郁蘭同學」是描寫小有產者知識青年的鬥爭，改造和進步的過程，並且是把它拿來教育青年學生的話，那末，我們就不難看出，作品在這方面是存在着很大的缺點的。這個缺點就是：作品對於思想問題是處理得不好的。

小說對於沈郁蘭在戀愛問題和「回國」問題上的思想鬥爭，說明得非常不够。李桑和沈郁蘭同樣是個小有產者知識青年。他們所背着的舊包袱差不多都是相同的，李桑自私，逃跑。沈郁蘭害怕，動搖，矛盾（「我真有些動搖了，我怕，我怕我自己……」）「……好似失去了他，往後的日子便不能過了般的……」。這兩個人都同樣的糟糕，只是暫時地，在程度上還有一些差別而已。在這場鬥爭裏頭，李桑的錯誤思想被痛痛地打了一棍，但是，沈郁蘭的許多不正確意識却並沒有被拿來開刀。沈郁蘭是小說裡的主人公，實在是更有把她拿來開刀，拿來醫治，改造的必要的。沒有嚴格地指出和批判沈郁蘭的錯誤思想，就可能造成對讀者的不良影響。這是很不對的。

沈郁蘭的內心鬥爭，絕不會是一件簡單和輕易的事情。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通過「我還不是屬於你的呀，我也不應該是屬於自己的……」等，諸如此類的話來解決的。同樣，它也不可能是通過哥哥的一些說教，就可以用「對，我應該戰勝卑下的

情操，不能受愛情主宰……」等話來加以解決的。

可以想像得到，沈郁蘭這時的矛盾是非常尖銳的。她怎樣來戰勝這些矛盾呢？她必須嚴格地批判自己的這些錯誤，清算自己的小有產者的思想，通過殘酷的內心鬥爭來解除自己背上的包袱，找出一條正確的新生的道路。因為，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沈郁蘭有沒有跟着李桑走，或是沈郁蘭有沒有留下來。重要的問題是在於郁蘭有沒有在這個緊要關頭戰勝自己的劣根性，丟下自己的包袱，否定自己的錯誤觀點，從而使思想矛盾得到解決，在內心鬥爭中得到了初步的改造，接受並加強了新的觀點。

這個內心鬥爭的過程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也就是說，沈郁蘭的小有產者思想沒有受到嚴格的批判和清算。這就大大地減少了小說對小有產者知識青年的教育作用，對於解決一般小有產者青年知識份子的思想問題的幫助就不大！

這是小說的一個最主要的缺點。這裏還必須附帶提出一點，就是作者把沈郁蘭的內心鬥爭和她周圍的親密的羣衆（同學們）分隔開來，使到這一個鬥爭失掉了幫助集體的和影響。這樣處理顯然也是不很好的。

另外，當沈郁蘭爲了山崗而和父親展開鬥爭的時候，作者並沒有利用機會來批判一些小有產者（父親）的落後思想。也就是說，使父與女這兩方面的不同觀點起了激烈的爭論，然後，讓年青的一代觀點戰勝舊一代的觀點。讓老的一代也看到了現社會的黑暗，而有了覺悟和認識。這樣就可以表現出

父母對兒女的行動的同情，也是通過內心鬥爭而取得的。當然，對於「沈郁蘭同學」這篇小說，這一問題上的觀點，在對比上還是次要的。不過，它同時是作者沒有適當處理人物的思想問題的一個例子。

小說對於某些場面 and 對於主人公的描寫，也是存在着很大的缺憾的。

如果我們承認，這作品是在於反映目前的現實環境，作者是站在大眾的立場上刻劃出目前存在於這個環境中的兩種力量——一種是黑暗，罪惡的力量；一種是光明，正義的力量——的話，那末，我們就不難看出，作品中對這一方面表現得非常貧乏和軟弱的。

小說的第五節，是描寫「五月，這個狂熱的季節」的。

這個火熱的季節，特別是當那火種已被點燃着的時候，場面是相當偉大，相當英勇，相當壯烈的，這樣的場面，如果不能算是史詩，它也可以構成人們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但是這小說里並沒有把這樣的場面敘述出來。

接着，在悲憤的控訴時，人們也可以看到熱情的青年們的血和淚，看到不屈服的意志和激昂的感情，看到千百個人一條心，看到苦難中的歡樂，看到集體的偉大愛情……但是小說中並沒有提到這些情節。

這一切，在人們面前展示了一幅美麗的圖畫。這幅圖畫繪出了新興的力量光明燦爛遠景。但是這小說是並沒有把這樣的遠景描繪出來。

民衆就是這個場面的主人公。集體就是這種力量的來源。那時，沈郁蘭是人羣中的一個，是集體中的一份子。要描寫沈在蘭的勇敢和突出，也只有描寫民衆，描寫集體的基礎上，才能够很好地襯托出來。相反地，如果集中描寫沈郁蘭一個人在這場鬥爭中的作爲，而忘記了更巨大和更有決定意義

的東西，那麼就會使到這段描寫失去了它的力量。這不但表現不出民衆和集體的精神，同時在表現上也降低了沈郁蘭的行動的偉大意義。

同樣，在第六節，作者描寫了「六月，我們爬上山崗」。

在這些日子裏，幾千個人，過着一種新的生活。幾千個人，在生活中，集體地跨步前進。當然，這些日子裏，也有着許許多多可以描寫，可以敘述的生動的場面的。可以想像得到，集體所共同抱着的，是一項堅強的意志。敘述出這項意志是必要的。只有在敘述了這項集體的意志之後，才有可能讓人們來找尋「沈郁蘭到那裏去？」

總括起來說，要描寫環境，描寫生活，只有通過描寫民衆，描寫集體，才能够寫出真正的現實，也才能够寫出現實的偉大，同樣，要描寫一個典型人物，也是只有通過對民衆，對集體的描寫，把這個人物放在民衆和集體之中來描寫，才能够使這個典型人物有生命，才能够顯出這個人物的偉大。把一個典型的人物，放在民衆的上面，放在集體的上面來描寫，結果將會使到這個人物不可能成爲真正的英雄。

這就是「沈郁蘭同學」這篇小說的另一個缺點。（爲了節省篇幅，這裏不引述原文的內容）。

當然，對於這方面，我們也必需估計到今天文藝工作者所面對的困難。但是，相信這個一般性的原則，應當是大家所共同公認的。

（二）沈郁蘭同學是怎樣的一個人

這裏應當首先說明，下面是把沈郁蘭當作一個人物來談，而不是討論「沈郁蘭同學」這小說。批判沈郁蘭這個人並不是批判「沈郁蘭同學」這篇小說的好壞。

由於沈郁蘭的思想問題還沒有處理得很好，所以，從開頭到結束，沈郁蘭同學仍然還是一個小有產者知識青年。雖然，後來她是比較進步起來，但

是她還是屬於這個階層的。

這一類有熱情，有正義感的小有產者知識青年，是有着光明的前途的。但是，除非他們戰勝了自己的劣根性，他們的前途也就還不能加以肯定。熱情起來，他們什麼都可以幹什麼都能够幹。然而，一碰到困難，遇着打擊，他們情緒低落，甚至動搖、畏縮和逃避。

小有產者知識青年的性格，不會是，也不可能，是美麗的或完全的性格。這是不必再加以任何解釋的事情。

退一步說，即使小說中已經很好地批判了沈郁蘭的錯誤思想，並且指明沈郁蘭已經走上了正確的道路，這也只能使我們對她的前途增加了信心而已。因為對一個像沈郁蘭這樣的小有產者知識青年來說，這些鬥爭還只是思想改造的開始。她還必須在不斷的內心鬥爭和實際鍛練中去逐漸得到教育和改造。

真正的、新的美麗的性格，並不是輕易可以形成的。這方面，我完全同意耕耘第十八期平心君所發揮過的觀點。

(三) 關於讀者對「沈郁蘭同學」的意見的問題

耕耘編者在第十六期第三十二頁的聲明，以及耕耘第十八期登載的幾篇筆談的文章，充份反映了「沈郁蘭同學」這篇小說在讀者間所起的影響。

除了平心君的文章之外，其他的同學們對「沈郁蘭同學」都是贊揚不置的。

我認為：熱烈討論這篇小說是好的。而且對目前一般的小有產者知識青年來說，實在也應當學習沈郁蘭，和她一樣地朝向進步方面走。但是如果毫不批判地，把沈郁蘭當作「完全的新的美麗的性格」；把沈郁蘭當作一個最高的典型模範來看等等，那就大有問題了。

從所發表過的意見看來，大部份討論者（包括

耕耘的編者）都是小有產者知識青年。所以他們都愛戴和讚揚沈郁蘭。他們的這種感情是不難理解的。不過必須指出，他們都是站在小有產者的立場，而且是用小有產者的觀點來看沈郁蘭的。因此，他們對沈郁蘭的階層性就分辨不清，沒有經過批判就把沈郁蘭當作一個典型的新的性格來看待。

由小有產者的觀點來看問題，就必然要犯錯誤。這一錯誤，是必須加以批判的。

同樣的，如果在考慮讀者對「沈郁蘭同學」這篇小說的反應時，沒有用正確的觀點來認識讀者的反應，接受了部份讀者的錯誤觀點，甚至把小有產者的部份人的觀點，當做廣大民衆的觀點來看待，加以鼓吹發揚，這也是錯誤的。

平心君對這方面所提出的意見，也是完全正確的。

(四) 對作者的意見

我已經把我對「沈郁蘭同學」的意見在上面說過了。

我覺得作者是一位有為的知識青年，這篇小說說明他已經走上了文藝創作的正確道路，而且說明了他是有創作的能力和才華的。這樣的作者，是應當得到大家的歡迎和鼓勵的。文字修養和寫作技巧是文藝工作者所應當努力提高的問題，但是，對章嘉君來說，這還不是最重要的一方面。重要的問題，是在於處理作品中人物的問題。因為，好像「沈郁蘭同學」這篇小說，如果作者能够很好地處理人物的思想以及適當處理個人和集體的關係的問題，那末，小說中的許多缺點，也就可以避免了。

當然，要很好的處理一個人物，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這需要作者能够站在正確的立場上，運用正確的觀點、集體主義的精神來解決問題。而要能够運用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來處理問題，也就必需加強學習正確的科學理論。這就是我對章嘉君所提出的一個誠懇的意見。

讀書人

·之鳴·

學期結束了，他又得回他鄉村中的家去了。

人總是矛盾的，學校生活過得膩了，好不容易來了假期，總希望回家好好的渡假，使那長久被書本攪得昏沉沉的腦袋，得到相當的休息。但每一起回家後所引起的沉悶與無聊，他却有點躊躇不前了。

然而，他又想起家中慈和的父母親，勤謹和睦的兄弟姐妹們，他却又恨不得馬上回到家去。再說，假期如果不同家，在外的開費，比上課時期還要大，他的父母親，胼手胝足，日夜操勞，勤儉節儉，養活一家，已是不易，只因爲父母看他是一個可以栽培的孩子，不忍看他失學，硬着頭皮，緊着肚皮給他出埠念書，不知用了多少心血。他豈能因貪圖自己的快樂，增加父母的負擔呢？

於是，他重又懷着一顆矛盾沉重的心，踏上歸程。

在火車上，他靜靜的枯坐着，想着心事。

他回想起每次他回家時，弟妹們遠遠看見他的影子，就都飛也似的跑過來搶他的行李，拉他的手，邊走邊跳的叫着：「二哥回來了！二哥回來了！」他那時心裏的感受，決不是別人從想像中所能體會的。年老的父母親，看見他回來，雖不似弟妹們那麼熱切的呼叫，但從他們心底發出來的歡愉的微笑，他知道父母親是多麼的高興看見他回來，「你回來了，成績可好嗎？」這是母親每次一見他的面時，所必先問的話，他是多麼高興能聽到這簡單的，却是蘊藏着無窮的慈愛的話啊！

但是，他再想下去，心裏却又悶悶不樂起來，那又矮又小的木屋，光線昏暗，屋前屋後，到處是穢溝污渠，雞屎狗糞的臭味，實在叫他過不慣，而他却得在這樣的環境中，渡過那漫長的假期。每當正午，烈日似的太陽，晒在白鈔板上，把整個屋子蒸得熱騰騰的，人坐在裏面，多麼不好過呀！

他是很好學的，平日爲了要應付功課，沒有足夠的時間閱讀課外書籍。假期中，常常下着決心，要好好利用假期多看點書，但每次都

不能做到，回到家裏，在那麼不堪的環境裏，他一本書也不會好好的閱讀過。這常使他非常懊悔，懊悔他不該回到這麼不適合於他的家來。

還有，啊！那是頂使他苦惱的，每天，他的父母親早早起身，母親趕着煮好飯，昨晚留下的兩條「三牙」鱸魚，在飯鍋裏蒸一蒸，草草送飯吃了，然後背着鋤頭耙子，畚箕籬子，到田裏去了，弟妹們也很早起，起身後，養雞的，屋前屋後澆菜的，洗衣的，斫柴的，忙個不了，只有他，每天都得七點過後才起床，洗過臉後，妹妹已經泡好一杯咖啡放在他面前，還有幾塊餅乾，那是特別爲他預備的早點，這時，弟妹們把家裏的事幹完後，也都陸續下田去了，只剩他一個人，默默的喝着咖啡，啃着餅乾，心裏却感到難言的羞慚，「我難道真比他們特殊麼？我有甚麼資格享用這咖啡和餅乾？弟妹們不是只用點粗飯就工作去麼？我沒有工作，我却要吃這些他們所吃不到的東西！」他想着，想着，他再也嚥不下了，他暗暗罵自己是一家裏的蛀蟲，他不是人啊！

「沙沙——沙沙——格格——格格」妹妹在後廚房刮鍋的聲音，陣陣傳來，他心裏更難過了。

「妹妹！妹妹！你出來！」他向廚房喊着，心裏卜卜的跳，

連自己也不明白那是爲甚麼。

「甚麼事呀，二哥？」妹妹從廚房裏跑出來，身上圍着條污了一大截的白布巾，笑着問。

「呵！妹妹！爸媽呢？」他明知爸媽已下田去，但除此，他再也找不出第二句適當的話好對他妹妹說。

「他們早到田裏去了，你我他們幹嗎！」她微帶奇怪的問。

「沒，沒甚麼！哦，怎麼弟弟們也不見了！」

「他們也都到芭裏打菸芽去了。」

「哦！」他低下頭，沈思着，預備走了。

「沒事了吧？」他妹妹說着，「哦，不！妹妹！你在後面做甚麼？」他趕快叫住她。

「刮鍋嗎！等會菸採回來，還要串菸，就沒工夫了，爐竈子髒，人家要笑的。」

「妹妹！你用過早點沒有？」

「用過了，那等到這麼遲呢！」

「妹妹你來，這餅乾我不想吃，你吃吧？」

「你怎不吃呢？我吃過了。」

「我不想吃，你吃吧！對了，還有飯嗎？」

「你想吃飯？可沒菜呢！媽

媽說怕你回家早上吃飯吃不慣，特地買了咖啡粉和餅乾，預備你放假回來吃的，你怎麼也想吃飯？」

「是呀，大家都吃飯可不是又有趣又省事嗎？而且換換口味也是好的。」

「真的嗎？那明天我就不沖咖啡，如果你吃不慣，你再告訴我吧，哦，我忙呢，你自己吃吧！」

「不！妹妹！你來吃，我不吃了。」

「那麼，我把餅乾收起，留着拐弟妹吧，我肚飽，不想吃，」

她於是從食櫥上拿下餅乾，把餅乾好，又回廚房去了。

他於是又顯入了沉思中了。

……

想着，想着，他好像回到了家中，他最大的，也是他最喜歡的妹妹——蓉的黃瘦的臉孔又浮上他的腦中了，她是那麼謙和，勤謹，她的年紀比他小，但從各方面看，她簡直是他的姐姐，她關心他，照顧他的週到，除母親以外，是沒有第二人可比的了，他在這學期初離家返校時，曾下了個決心，要在假期回家時買一兩件她所喜歡的東西給她，於是她每日車也不乘，徒步上學，預備將省下的車錢買東西送給妹妹，可是，在學期待終時，同學

們發動獻金南大運動時，他興奮地將所節省下來的七元多，全部捐了出去，一時却忘了他買東西送妹妹的心願，如今想起來，心裏不免有點懊悔，「妹妹不曉得知道不知道我會下決心買東西送她，而今却落了空」這麼想着，心裏更難過起來。

於是，他又繼續回想着上個假期的生活——之後，他每天早晨就跟着大家早起，跟着大家吃飯送鹹魚，起初幾天裏，他的確不慣；又黃又粗糙的大肚米，本來就已難吃，而又連一點菜也沒有，使他簡直無法下嚥，但他不忍說出，耐着性子吃，母親好像發覺了，第二天的早餐，於是多了鹹菜一小碟和一碗冬菜湯。

飯後大家下田工作去了，他留在家沒事做，於是看書，寫作。但是他看見左鄰右舍的人，男女老少，一個個都到田裏去了，留在家裏的，除非是病了，或者是殘廢的，不然也是一天忙到夜的，他既不病，又不殘廢，如今却閒在家裏，他豈不也得排入病人和殘廢者的行列中去？

他的心於是動起來了，他要和大家一樣，到田裏勞作去，他不願做假病人。但一個念頭襲擊上來了，「我是高中生，我是讀書人，這工作不是我所應該做的，我所應該做的只是讀書，研究

愛的洗禮

· 靜吟 ·

——念帶火給我的伴侶——

你是一類正義的火種，
燃起了我心中的火炬。
而今，我有了信仰的熱力；
然而，一個理想將你召去。
我沒有悲哀恐懼；
我將悲憤的眼淚，
化爲一首雄壯的歌曲。
你的心，永遠跳躍在這苦難的大地，
我的心，也永遠響着你的話語。

學問，我在學校裏已經有很好的成績，我應該加倍用功才行，因爲不這樣，我就不能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人，一生勞碌，日夜奔波，他生存着，世人不會知道有這麼一個人生存着，他死了，對於人類，對於宇宙，半點沒有影響。這樣默默的生，默默的死，人生有甚麼意義呢？我不願默默的死，我要的，我要的是多彩燦爛的人生，所以我要幹一番事業，我豈可平白虛耗，我寶貴的生命於隴畝阡陌之間，做個默默無聞的庸人呢？」但是，蒸籠似的屋子，使他實在無法作功課，苦悶，無聊，重重的壓着他，使他透不過氣來。他於是轉念頭：「耕作難道是卑下的事

麼？難道我果真比他們高貴麼？他們天天在田中操作，我難道不該去幫個忙麼？我有完好的身體，我可以和他們一樣的操作，我有甚麼理由要坐着受家人供養？我平常求學的費用，全由家人辛苦操作來維持，假期是我唯一可以幫忙家庭的時候，我怎能在家休閒？我能有機會出掉念書，固然因爲我的成績不差，上進心切，但是，要不是靠家人勤勞操作，我又怎能會有這機會？如今我念了高中——竟自以爲是特殊階級，我是多麼鄙卑可恥啊！」

就這樣，他內心天天在激烈的戰鬥着，他要決定自己這個人到底是「平常」的還是「特殊」的，他曾經看過不少書，他有滿

肚子的理論，這許多書本堆砌起來，漸漸成了一座高台，他於是站在這高台上，看着台下的羣衆，操勞着，生活着，像演戲一般，只因爲他的台高了些，他無論用多大的眼力，也不能看得清楚，模糊模糊的只能知道台下的人不停的在動作着，却不知道他們的生活底細，看不清他們的真面目，於是，他想從台上下來，到羣衆中去，却又怕地下的污泥沾穢了他的衣褲，鋤聲，斧聲，還有他從不會聽過的怪聲，擾亂了他的幻想。

經過了整整兩週的時間，內心經過了一場更激烈的戰鬥，他批判了自己的錯誤觀念，他知道這樣整日呆在家裏發悶是可卑的，他決心和家人到田裏去。

第二日，他的早起引起父母親大大的奇怪，大家用餐時，他也跟着隨便吃了些，然後他告訴大家說，他也想到田裏去給大家幫忙，兄弟姐妹們聽了他的話，雖然感到興奮，但也同時認爲那不是他應該做的事，因爲他應該做的，就是在書本上用工夫。他的父母親更以爲叫他到田裏去，不只是沾辱了他的身份，實在是表示自己的無能。在兄弟姐妹羣中，他是特別謹慎，和氣，也是最聰明的一個，爲了不使他的聰明埋沒，他們情願家人辛苦

這土地在歌唱

馬力

當人們都睡着了的時候，你聽，這土地又在歌唱了！

多麼富於傷感意味的歌唱呵！——椰風沙沙地吹着，蕉葉左右地擺着。土地，唱出了一連串不平凡的故事來。

……是古老年代中了。那時候在這土地上長滿了高大的森林和雜亂的野草，出沒着無數兇惡的野獸和大蛇；土人生活在這種環境中，隨時都失去了他們的性命。

就在這個可怕的年代，一批冒着極大危險，渡過了重洋的祖先們來到了這里。他們之中有的是囚犯，有的是浪子，有的是家庭的叛徒……都是被祖國所驅逐的人民。他們失去了家鄉的愛，於是便來到了這里。

他們把這塊土地看成了自己的家鄉。——在這土地上他們一面抵抗着野獸和大蛇的侵害，一面又辛勤地開墾着，耕耘着。……一代接着一代年老的不支倒下去了，年少的又拿起了父親留下的器具，開墾着，耕耘着。……一年接着一年，這土地漸漸變了樣：崎嶇的山道夷平了，荊棘野獸除盡了，簡陋的茅屋也蓋起來了。

……熾熱的赤道風吹過了椰樹梢頭，牠帶來了和平、友愛的氣息——那些原居的土人也出來了，他們改掉了以往的蠻氣，和祖先們快快樂樂地生活在一起，沒有憂慮也沒有痛苦。

傍晚，椰樹蔭下，孩子們在玩耍，在嬉笑；父輩們抽着烟，攀談一些年青時的瑣事；年邁的祖母懷里抱着孫兒，逗着他們，偶而從懷里傳出來一片輕倩的笑聲，這更點綴了夜的柔和；而青年們却跑到海濱、山脚，去唱他（她）們的歌，跳他（她）們的舞，談他（她）們的愛。……有時為了一些日常生活的問題，他（她）們會熱烈地爭論着，喧鬧着。……

一切都是那麼和平與自在；這可愛的年代呵！——你聽，土地在低低地笑着。

……然而，正當大家在快樂地生活的時候，苦難却來了！——一天，從遠方來了一批強盜，他們拿着刀槍，看着地圖，來

些，省錢給他求學，而他也不負衆望，不但每年名列前茅，得到師生的敬重，同時，他的品行的優良，難得的服務精神，做事的負責，也是深受師友的稱許的，如今好不容易給他念到高中，他正該珍惜這寶貴的時間，好好的讀書，叫他到田裏去，那怎對得起他的聰明？怎對得起他們辛辛苦栽培他的苦心呢？而且，鄰人們知道了他們連一個讀上這麼許多年書的兒子，也要他到田裏做活的時候，將怎樣在暗地裏責怪他們呢？他們用了這麼許多心血栽培了他，他們不能叫他仍舊那麼沒出息，在田隴間埋沒一世。父母親把這番道理一一告訴他，他起初也很快以為有些道理，但他過後很快就看出了其中的錯誤。

他說：「工作是每個人都應該有的。工作沒有貴賤之分，只要是可以勝任的工作，誰都可以做。我在家裏，本想用點功，只是家裏太熱了，要用功也不行。橫豎在家苦熱無聊更難受，倒不如到田裏走走，心裏也好過些。再說，在學校裏難得有機會好好的被陽光晒晒，前次衛生局派員到校檢查體格時，也說我的身體弱，該晒晒太陽，我正好利用這機會鍛練鍛練身體呢？」

父母說：「要鍛練身體，如果一定要晒陽光的話，那麼留在

到了這裏。

從那時起，這土地便失去了她往日的可愛：沒有和平，沒有自由。——在這土地上開始建起了工廠、學校、教堂……。每個青年都整年累月陷在痛苦的工作泥沼中。起來反抗的雪亮的刺刀下他們無聲地倒在血泊中，鮮紅的血洒佈了這土地——這仇恨永遠是活現着的……每個孩子被強迫着進「學校」去受「教育」，每個人必須信仰宗教去教堂里受「洗禮」，一些蒙昧羸弱的人受不起長時期「薰陶」，於是便上了圈套。……

往日快樂的歌聲那里去了？往日輕倩的舞蹈那里去了？……呵，百多年來這土地便是這樣痛苦地生活着啊！

每天，當你行走在這土地上的時候，一陣陣呻吟聲，暗泣聲，號洶聲……便會傳進了你的耳中；接着，一連串血淚交加的事實便會閃進了你的眼中：你看到血肉在飛奔，子彈在狂嘯，人民在受着無理的迫害呵……在這土地上無論那一個角落都充滿了污穢；乞丐，妓女，失業者，殘廢者……躑躅着，彷彿着在每個街巷。他（她）們的臉是那樣的蒼白，他們的身體四肢是那樣的枯瘦，他們紅色的餓眼是那樣的怕人，他們身體里發出的氣味是那樣的奇臭——為了一片麵包他們會像野蠻人似的叫喊着，為了一碗殘粥他們會像野狗似的撕打着，相咬着的……

他們碰着了你時會像魔鬼一樣糾纏着你，要求你給他們一些什麼。這時候要是你給他們一個不理采；那麼他們便會變得瘋狂起來了：一面喊着你，一面追着你，要喫你的肉，要啃你的骨！

他們是瘋了呵！
是的！——

苦難的生活迫使他們成為沒有理智的「禽獸」，黑色的恐怖迫使他們成為麻木不仁的「魔鬼」。

呵！苦難的日子，苦難的生活，苦難的人民，苦難的土地
呵！

夜深了。夜鶯在悲啼，貓頭鷹在狂笑。

你聽，這土地又在歌唱了。聲調充滿了悲愴，可是却也掩沒不住那在悲愴中湧澎湃着的憤怒呵！

一九五五，三，八。



家裏，屋前屋後看看菜苗不也可以晒太陽麼？何必到田裏去呢？田裏無遮去蓋，辛苦了也沒地方休息的。」

他說：「田裏不是到處都有樹麼？樹蔭就是最好的休息處了。我到田裏去，一方面可以幫點忙，另一方面也可到田裏看看風光呢？」

父母對他不滿，只好答應了，但是不許他帶鋤頭去鋤田，只許他幫着打菸芽或耙草，他高興極了，他想不到學校裏的辯論課，今天居然有了實用，他於是拿起耙子，畚箕，籃子等，懷着興奮的心情，到田裏去了。

到了田裏，大家分頭做自己的事去了，他也跟着大家一齊動手。打菸芽，耙草，之後又嘗試着鋤地。他起初做得非常興奮，但挨了二三個鐘頭後，他漸漸的感到有點不支了，心裏却是不好說出。後來他實在沒法支持了，只好託故喝茶，到大樹下坐休息，誰知頓時腦袋竟好像幾千斤重似的，口裏直是想吐，眼前朦朧朧的好像隔了層白霧，甚麼東西都看不清楚了，忽的只聽得咯咯的幾聲，他把早晨吃下的飯已全部吐滿地上，父母親和兄弟姐妹們圍攏來了，看見他的一張臉竟白紙樣的沒一點血色，一時都驚嚇作一團。母親趕着掀起他的衣，在背上給他上下揉擦，一面

又倒了開水，要他喝了幾杯，才稍微可以定一定神，他哥哥於是用腳車將他載回去了。

之後，他在床上足足躺了個把星期，病才漸漸好起來，人却瘦弱了許多。在他病中，左鄰右舍，大家都來看過他，一來總少不了責怪他母親不該讓他這樣柔弱的讀書人到田裏去，他母親每次也都用非常懊悔歉仄的口氣，承認自己不力阻他下田的錯誤，他躺在床上，這些話就好像毒針似的刺着他的心，「柔弱的讀書人」，他一起起這句話，心裏就難過得眼淚也流了出來。……

如今，他又將回到他家裏去了。這一幕幕令他傷心，羞愧的事，重又在眼前出現。這樣的事情，是否有重演的可能？他想着，想着，心裏更加沉重了。

× × ×
火車到了站，下車後改乘巴士，不一定就到家了。

年幼的弟妹，正在門前作造房子的遊戲，遠遠看見了他的影子，一跑三跳的馬上飛奔過來，爭着搶拿他的行李袋，口裏高嚷着：「二哥回來了，二哥回來了！」歡歡喜喜的，跟着他進了門。

爸媽和年長的弟妹都還在田裏沒回來，只剩下蓉妹在後門外擦木薯，預備晒乾了饅雞的。一聽到他回來了，馬上放下工作，

到前面來，一面用長袖子擦着口，一面說：

「二哥！你回來啦！媽以為你前兩天就會回來了，特別煮了一干的糯米，預備你回家時做糕子吃，却等你不回來，害得弟妹們整天吵着要糕吃。」

「是的，只因有點事沒弄妥當，所以遲了幾天，」他笑着說。

「二哥，你吃過沒有？我弄點東西你吃吃。」說着，她將他手中拿着的小書袋，接了過去。

「我吃點冷飯好了。」

「那我煎個蛋去。」

說着，她走了，忽的却又像是想起了一件事，於是回過頭來說：

「二哥：你考第幾名？弟妹們都考得不錯，都在十名之內呢。」

「等會告訴你吧，我想先洗個澡。」

「好的。」

這個下午，他和妹妹蓉談了許多話，妹妹知道他又考到第一名時，可真高興得不得了，當他告訴她說，他明年也許可以得到獎學金時，妹妹眼中所流露的快樂興奮的光，他是從未見過的。

六點多，田裏的都回來了。他們的影子在遠處一出現，年幼的弟妹早已飛奔過去，通報消息了。大家知道他已回家，都高興

得什麼似的，一齊加快了脚步，老人家油黯黯的瘦臉上，在夕陽的餘暉映照之下微笑着，閃着快樂的光彩。

他知道爸媽回來了，和蓉一齊站在門口，看看老人家走近了，便趕着迎了上去叫聲「爸，媽。」老人家眼望着分別多時的兒子，如今又回來了，他們心裏的高興，使他們忘了整日勞苦的疲倦了。

這一夜，他們的晚餐，是比平日豐富多了。父母親是問寒問暖，「在外小心」的話，一次又一次重復的說着。兄弟姐妹們却是你一句我一句，少不了都是問些在外風光的事，最令大家高興的，當然是他考第一名和明年有得獎學金的希望的消息。

這「天倫之樂」，不是我這技忝筆所能盡述的。

× × ×
在家裏呆了兩天，苦悶，無聊很快的困縛着他，他於是又想到下田的事上去，但他一時却没有勇氣開口，因為他知道，父母親是再也不會隨便讓他到田裏去的了。但在家裏呆着，那苦悶與無聊是頂難受的，無論如何，他不能因上個假期的意外而氣餒，他總得設法到田裏去。

直接向父母親說明要下田工作，父母親一定不會答應。於是有一天早晨，他告訴父母親說，

他想到田裏釣魚去。既然是去釣魚，老人家以為那並非辛苦的事，也就答應了。

他背着釣竿，拿着籃子出發。弟妹們看見哥哥喜歡釣魚，也都紛紛找了竹竿與釣子，預備到田裏後，偷空一齊釣去。他們於是好像古時的軍隊似的，手執長矛似的釣竿，高高興興的出發。

到了田裏，他和着弟妹們，到河邊將釣子安放在適當的位置後，弟妹們忙着要打菸芽去，他於是放下釣，對弟妹們說，他也要打菸芽去，就一同去了。

父母親在田的另一角鋤地，當然不會曉得他在打菸芽。弟妹們非常高興，很熱心的都過來指示他打菸芽的方法，告訴他要怎樣扶持菸桿，才不致斷折，怎樣的菸桿，內有蛀蟲，要怎樣才能將蟲剖出，他工作得興奮極了。

回家吃午飯的時候，他們順道去看釣，可連一條魚也沒有，他於是告訴弟妹們，把釣仍舊放在原處，下午再來看。這樣，他下午才能有借口重到田裏來。

弟妹們一到家，就把他幫忙打菸芽的事向父母親宣佈。父母親看見他並沒甚麼，也就笑着只關照他說，他沒晒慣，不可晒太久，免得又弄出毛病來。

下午，他仍舊到田裏去，因為菸芽已打完，他於是和弟妹們一齊耙草，扛木，燒泥灰，直到

六點多鐘才回家。

那晚，他興奮得很，晚後大家在門前乘涼，他很高興的說了好幾個勞動工人的故事給弟妹們聽。臨睡時，他摸着自己因扛木弄粗了的肩胛，摸擦着晒黑了的手臂，他記起了「柔弱的讀書人」，他心裏哼哼的說：「看吧，我可真是柔弱的讀書人。」

此後，他差不多天天都到田裏去，而且不只做做輕工而已，鋤地，開溝，斫樹，漸漸的他甚麼都能做了。父母親看見他做得那麼高興，而且因為工作，他的皮膚已是晒得黑黝黝的，比往日好看得多，眼睛也比往日亮得多，有光彩得多了，顯然的，他是比往日健康得多了。全家的人，都暗暗替他高興，而他自己內心的愉快，是他從未享受過的。

尤其令他高興的是，從前他假期回家，鄰人有時雖到他家裏來，但總似乎把他當作「了不起」的人，和他交談時，態度總不自然。他雖然想盡各種方法和他們做朋友，却似乎沒有勇氣和他來往，這使他深感到孤獨的悲哀。如今，他常常和他們一起工作，一起談笑，他們漸漸的再也不以為他是了不起的人了，和他說話時，也漸漸沒有了忸怩的窘態了。他們已經把他當作一個可親的朋友了。

只有一點，當他一和他們談

起文字上的問題時，因為大家自認不如他，臉上都不禁露出羞愧的神色，使他非常不安。

於是，他想出了一個辦法。一天晚上，他把鄰里的青年朋友都請了來，告訴大家說他想組織一個讀書會利用晚上閒暇的時間，大家可以在一起讀書，一起寫字，不明白的地方，就提出來，大家討論，不論誰，只要懂的，都可代為解答，他自己讀書比較多幾年，他希望他能將所懂的東西，教給大家。

當然，大家都非常贊成，他們的讀書會，就在大家興奮熱烈的籌劃下，數日內就組成了。努力勞動，用功學習，他們的生活從枯燥無味中一變而成充滿樂趣，活潑，多彩了。

「到羣衆中去」，他如今才明白這句話是多麼重要。從前，他的家雖然是耕作，他却一直生活在圈子外面，他完全不清楚，不了解這種生活的真情實態，他更不能知道這種生活的味兒。他在學校裏先生曾有一次出了個以農民生活為題材的作文題目，也以為自己已出農家，材料很多，毫不考慮的拿起筆就寫，却只開頭寫了幾句，就再也沒有東西可寫了。

如今，一個美麗的景界，展現在他眼前，他深深地體會到勞動生活的意義和樂趣。

這是第一次，他感到家庭真正的好可愛，他已不感到假期生活的無聊苦悶，他反而深深熱愛上這充滿樂趣的假期生活了。

一九五五年正月稿

從山崗到湖濱

• 維青 •

——山崗是我底胸膛
湖是我底心臟
牠們，一對苦難的侶伴——

從山崗到湖畔，
就像從前綫回到後方，
這段路綫是多麼的曲折漫長。
我恨，我恨可詛咒的造物者的魔掌
把我們分隔在遙遠的兩方
圍着我的是爬滿了籐的鐵絲網
伴着妳的卻是無邊的黑暗
雖然，我長年處在高旱
然而，我底燃燒着的心坎
交織着藍色的湖光的夢幻

多少的苦悶的白天
我向着遠方眺望
讓酷熱的陽光
蒸發我底情感
對着太平洋飄來的風雲
寄托着我底心靈上的呼喚
多少的寒冷的夜晚
望着陰霾的天堂
我的期待像消逝的流光幻滅了
然而，希望又使我期待到雞啼天亮。

太平洋的風浪
掩去了五月的夏天
多難的雨季
使妳底情感造成赤道上的泛濫
呵！妳底愛交流于我的胸膛
我感謝妳第一次沖開了封鎖住的

心扉

看着妳的流轉
我想起了戰鬥的海洋
我像流浪者結束了無休止的流浪
踏上歸途回到妳的身旁

哦！妳還是那樣的青春豪放
我像躺在生命的溫床
讓妳底沸騰像溫泉
——藍色的湖光
洗滌我心靈上的憔悴創傷
讓我注視着妳底青春的面龐
射出了回憶的煥光
我又重溫那充滿着血與淚的夢幻

年青的湖心
今天，妳把漣漪帶到我的心靈
哦！我要珍惜這段可貴的光陰
我要珍貴這段溫馨的愛情
我要擴大我的聲音

我的聲音並不孤零
我的聲音又復活在湖濱
年青的湖心
妳又有美麗的反映
——在湖濱的長青的草坪
跳躍着年青年長的生命
燃燒着，燃燒着火一樣的熱情
從山崗到湖濱
掀起了一條火繩
在妳底四旁的黑土壤
年青的新生的力量在滋長
年長的堅強的血汗在擴張
雖然，妳底青春的微笑蓋着一層陰影
但是，妳底內心
和跳躍的生命
卻比赤道上的五月天空還要響晴

我們以我們底愛的結晶
融解那苦難的呻吟
我們只好默默承受着
火一樣的熱情
火一樣的同情
親愛的年青的湖心
無形的聲音，比有形的聲音
更會激起共鳴

三，五，塗于中正湖濱。

燈下寫殷夫

·步明·

殷夫，他死的時候，是他生命最寶貴的刹那。正因爲這樣，這個莊嚴的形象，才不知道多少次感動了我。雖然這位平凡的年青詩人的名字，在我們是不會聽過，但却成爲我的可敬的人物。也許年青，那沸騰着的熱血是容易激動我的心坎。他死了，詩人常常被譽爲早死的，那是太不公平的處決了。

當我想起了他死的時候，才不過是二十二歲，而却有着如此偉大的成就，我就撫摸着我底手而覺得自愧。

在我們的世紀，僅僅只是一位詩人，並不能成爲我們可敬的人物。可敬的人物應該是緊緊地跟我們的世紀共呼吸，共存亡。

殷夫的可敬，就是在這裡。

他死的時候，說得更確切些，就是他被槍決的時候，雖然已經是一九三一年的事，但它却像昨天的事，猶如就在我的週遭發生過的那種情形一樣。

殷夫，姓徐，父親是一個醫生，一九〇九年他誕生在浙江省象山縣的一個中產農家。他很不幸，當他在小學念書的時候，父親就死去了。他的母親，具有中國婦女一般的和善的品質，關心他，愛護他。

他九歲的時候，就能够閱讀各種的小說。十三四歲就開始學寫詩了，而且寫得異常的好。我們且看他寫的一篇放腳時代的足印，這是他十五六歲時寫的，看看吧：

希望如一顆細小的星兒，

在灰色的遠處閃爍着，

如鬼火般飄忽又輕浮，

引逗人類走向墳墓。

我有一個希望，

戴着詩意的花圈，

美麗又莊樸，

在靈府的首座。

在這首詩裡雖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地方，但在一個孩子來說，有這樣清新的情感和豐富的詞藻，我們不能不說他具有出色的文學天才。

十七歲那年，他離開鄉下到了上海，這是他生命的轉捩點。他先在民立中學念了一年多，後來才轉到浦東中學，這時轟轟烈烈的社會運動給他很大的影響。

他異常的聰明，在中學的期間已經學得很好的英語了。又賦有科學的天才，對化學有特別的興趣和心得。

他的母親，具有高爾基筆下的「母親」一樣的品質。當她知道殷夫幹的工作的時候，她並沒有干涉他，只親切地對他說：「一切你自己小心！」

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共進了三次的監牢。第一次被捕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囚禁三個月後就釋放了。這一年的秋天，他進了上海同濟大學，那時他只不過十八歲。

他在同濟大學念了將近兩年的書，這期間他已經把德文搞好了，可見他學習的認真。由於他要專心參加青年工人的社會運動，而終於離開學校（一九二九年）。

這段寶貴的同大時期，使他更努力於寫作，尤其是詩歌，無論是技巧上，感情上都已達到相當完

美。他試用着各種不同的感情，因此他的富麗的抒情詩，則投到當時著名的文學雜誌「奔流」等。而那些激烈的鼓動詩則投給當時的工人刊物。

自從一九二八起，他更致力於寫作。他用很多筆名發表文章。白莽，文白雄，沙非，洛夫等都是他常用的。這期間，他不但寫了很多的詩，他還寫了許多有價值的關係青年工人運動的論文，登在工人運動的刊物上。

從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之間，他著譯了三本書，就是詩集孩兒塔和伏爾加的黑浪；另一本是翻譯的。他知道自己必須獻身於中國人民的偉大的事業，同時他也認識到中國的新文化運動對中國社會的推動力。這個時期他的文章已經是到了相當造詣的地步。尤其是詩歌，不管在內容上，或是寫作的技巧上也漸漸臻於成熟。我們且看他在一九二九年寫的詩吧！他在五月一日這首詩裡雄壯地歌唱着：

「呵，這雜亂的行列，

這破碎零落的一羣，

他們是奴隸，

又是世界的主人。

這被壓迫着的活力，

這被囚困着的精神，

放着大的號呼了——

歡迎我們的黎明……

在另一首讓死的死去吧，把他的詩歌的力量發揮到極點，情節的深刻，感動了我，且看他在這裡怎樣地寫着：

「讓死的死去吧！

他們的血並不白流，

他們含笑的躺在路上，

彷彿還誠懇地向我們點頭。

染紅了多少農村，城頭。

他們光榮地死去了，
我們不能向他們把淚流，
敵人在瞄準了，
不要舉起我們的手！

一九二九年他只不過是二十歲，而他却能够在人類的壯麗的事業上，貢獻出如此寶貴的力量，這難道不能激起我們跟着他的血跡所染過的道路前進嗎？

這一年的九月，他在絲廠的罷工中被捕，這是他第二次坐監。他被無理地毒打了，但他並沒有死，死——他是不畏懼的。只要他的心臟還能跳動，只要他還有最後的一滴血，他仍舊是承繼着戰士的稱號。坐牢，毒打……能够擊退他爭取真理的決心嗎？

一九三〇年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了，他加入成為會員。這期間，他雖然參加青年工人運動而忙碌不已，但他還是為左聯出版的雜誌「拓荒者」，「萌芽」，巴爾底山等寫稿和翻譯。這一年，據不完整的統計，他著譯了五本書，詩歌有一百零七個和詩集（包括譯詩）。還有小母親（小說，隨筆，戲曲集），翻譯作品二本。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七日，他和左聯其他朋友一起被捕。二月七日他被秘密槍決。這時他不過是二十二歲。

殷夫，這個年青的詩人，正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用他的話來作為結束吧。

「我們是青年的戰士，
一切——都是鋼鐵，
我們的頭腦，
我們的語言，
我們的紀律！」

一九五五年正月廿六日。

瑪麗·顧女士

· 蕪 ·

誰都知道三八婦女節的創始人是蘇特金女士，但對於生活在蘇特金女士之前的一個婦女運動先驅瑪麗·顧（MARIO HUTTE）的功績却很少人懂得。

瑪麗·顧是法國人；在二百年前（公元一七五五年）誕生於法國南部的蒙托坡地方，母親是一個在街上搜集破布，替人家縫補衣服來維持生活的貧婦。從小瑪麗·顧就領略到貧窮的滋味，懂得要怎樣丟去和惡劣的環境搏鬥。

在當時，法國的婦女尚生活在封建制度的壓迫下，婦女們不特在社會上得不到平等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待遇也是非常低卑的。這一切，年輕的瑪麗·顧都看在眼里，立志要改革這不合理的現象。法國大革命前夕，一個很有資望的學者康得塞（CONDORCET）在他的著作中發表了提高女權的主張，認為「女性和男性同樣有天賦感情和鑑別善惡的能力，因此女性應當和男性享有同等的權利。」這番話提醒了無數的婦女，更激起了瑪麗·顧從事婦運工作的決心，她開始宣傳女權工作，竭力勸導婦女不可過着散漫的孤獨生活，應該積極起來參加社會的活動，投身到戰鬥的行列中去。

法國大革命正式爆發時，曾有一篇著名的「人權宣言」發表，但宣言上所說的人祇是泛指一般男性而女性的利益却全被忽視，因此，瑪麗·顧特地發表了一篇「女權宣言」，強調說：「女性天賦的自由權利和男性相等，每個優良的社會，都應該制裁人壓迫人的行為，任何法律都不應該剝奪兩性的權利，自由，進步和安全；社會不應該剝奪兩性的權利，這是這個社會的共同意志的表現才對，婦女應該有權利選出代表來參加自治機構，婦女應該有權利担任一切社會職務，婦女應該有選舉權，工作權，演講權等等。」並鼓勵姊妹們：「請試試罷，團結起來，以理智和正義的力量來對抗粗暴的魔力吧！」

後來，瑪麗·顧被邀出席國民大會，在會場中

，她發揮了雄辯的口才，大聲呼籲制訂保障女性的法律。這不僅使許多國民代表受感動，更引起了全國各地對女權問題熱烈的爭論，贊成和反對女權的意見如雪片似地投到國民大會裡。

儘管頑固份子如何敵視，反對運動卻已播下種子，瑪麗·顧始終沒有被制服，繼續為婦運奔走呼號，更領導姊妹們在巴黎及全國各大城市組織許多婦女團體，宣傳和推動扶植女權的立法工作，在婦女團體，政黨俱樂部演講，喚醒了許多姊妹，說服了許多頑固的男性，又出版了婦女刊物，組織了婦女政治協會，於是獲得全國婦女熱烈地支持，成為法國，甚至全世界婦女運動的先驅。

但是她的思想還是不完備和不正確的，這表現在她寫的一張宣傳女權運動的傳單上：「男子們，誰給了你們壓迫婦女的權利？請你們看一看自然界裡面，有沒有像你們那樣橫暴和恣肆的？你們試看一下動物，問一下猛獸，研究一下植物，並去調查一下，探究，分析一下自然界裡兩性間的相互關係吧！他們到處都是相親相愛，到處都是長久地，巧妙地相和洽無間。你們剛剛消滅了貴族的特權，請你們也廢止了男性的特權吧！人們正在開始享有自己的權利，黑奴也在解放着，為甚麼不把婦女解放呢？」她把婦女被壓迫的原因完全歸於男子的橫暴和自私，看不到造成男性們這種錯誤觀念，完全是不合理的社會經濟關係所迫成，把爭取婦女解放看做向男性爭取，不是去改造社會制度，向社會爭取，因此，她對提高女權的意見認為是工作權，演講權，選舉權，不能超出有產階級婦女運動的雞零狗碎的方案，這是令人遺憾的。

但話說回來，在當時，一般都以嬌懦懦弱為女子本色，當婦女都在敢怒不敢言，備受壓迫，摧殘的時代裡，她能不怕客觀環境的惡劣，挺身而出為婦女爭取平等，為廣大婦女的自由而奔走，這種不重視個人利益，遠大的見識和堅毅的精神，還是值得我們欽佩和紀念的。

名言摘粹

• 歐陽靜靜 •



「有備無患

」這句含有國粹的哲學名言，一經名人之流採用後，它便成爲一般「安份守己」的小市民的通俗格言。不管「懂

」或「不懂」，只要都抱着敬受教誨的虔誠，那總會有一個攏統的概念。

在專制的社會里或政治不良的地方，上至首腦，下至跑腿，都無時不爲着「有備無患」而緊張着。那種疑神疑鬼，手段毒辣的程度，真可比美于古時暴君的「暴行」。統治階級爲鞏固其王座起見，不得不有足夠的準備，以防叛徒逆臣的可能造反。跑腿們爲了長期的殘羹骨頭着想，不得不迫害那些打倒他們「衣食父母」的可怕人物。

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有備無患」這句古色古香的名言，現在變成科學化了，它成爲戰爭販子的箴言，國防上的目標，備有大量殺人的武器，可以鞏固自己，威脅別人，以免會演成四面楚歌，走上斷頭台的悲劇。這是一句主子訓練奴才的經驗談，也是奴才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教條。

在「可怕」的廿世紀末，「有備無患」是不是具有輕氣彈那種威力，那要看平時有備的程度如何！

青年與時代

• 光火 •

時代是前進的，而青年便是推動時代前進的原動力，任何一個時代假使缺乏青年來推動，那無異是一個永死的時代，是一個永遠呼吸不到新鮮的空氣

的時代。

但是不幸得很，青年們對時代雖然負着這麼重大的使命，而他們在這個不合理的社會却永遠得不到那些大人先生們的重視，甚至連他們的光明正大的行動也被視爲洪水猛獸，不惜絞盡腦汁多方爲難，更甚的是稍爲不高興的時候，便拿出惡毒的字眼來誹謗青年，幾乎要置他們於死地而後已。

然而他們這樣做是否便能把青年們嚇倒呢？老實說不能的！這只有引起青年們對他們起了更多的惡感而已，因爲青年們的性格是勇敢的，他們的意志是堅強的，而他們的力量更是無窮的，當他們認爲應該做的事，他們是絕不會受到任何困難與威嚇所壓倒！

奉勸那些企圖拉住時代尾巴的大人先生們，還是放棄你們那些卑鄙無耻的行爲吧，如果至死不悟，始終要把時代的尾巴拉住，那麼，當心青年們一脚把你踢開！

談反應

• 嚴發 •

反應是某種現象受到某種刺激後，根據一定的自然規律所產生的一定的現象。

譬如，我們以手擊案，所用的力越猛，其所產生的聲響與震動，自然也越大；又如拍球，我們越是用勁，球自然也越是跳得高。

由以上這些淺顯的道理，使我聯想到一些事情來：無論是甚麼事情或是東西，你越是怕人家知道（或越是禁止），人家越感到神秘，於是也越想要知道的。因爲人是無不無好奇之心的；無論在何時，何地「自由」若是毫無一點理由而被加以剝奪的話，那末，住在那個地方那個時代的人，他們的酷愛自由，追求自由的心，自然也越是強烈與迫切的！

這是自然的規律；也是往古來今顛撲不破的座右銘。

關於「活的死人」

· 明之 ·

我向來很少研究關於「活的死人」，我以為這是沒有可能的事。試問一個已經死去的人，還能再生嗎？這是不可能的。除非是「我主上帝」才能有這種神通廣大的本領，據聖經上的記載說：主死後數天再復活，這個是否事實，我不敢像「人云亦云」的樣子，把這個「事實」信以為真，但，的確我看見許多信徒們是堅信着這個「事實」。現在我不想爲了這個「事實」是真是假而爭論，還是言歸正傳，談談這「活的死人」吧！

關於「活的死人」的傳說，除了聖經上的記載外，最近，我還發現一種似乎接近死人的活人，他們都和常人一樣，會吃會喝，會走動，不過，他們的思想和真像死人一樣，不像常人一般靈活，沒有確定的言論，主張，永遠跟着別人的尾巴，做人家的奴才！

這些人看起來是活生生的一個人，但，實則上是一具沒有靈魂的，活的死屍。所以我就給他們命名爲「活的死人」。

一種人

· 彭龍飛 ·

當著某種惡勢力的逼近，有些人怕將被欺侮了，於是降服過去——這種行爲是有骨氣的人最厭惡的，看了如不怒於「行」也怒於「色」。所以同樣地也引起這些「順服的哲人」的反感，說甚麼多一事不如省一事。

但此等奴隸並不是他們的主子所喜歡的，因爲他們也不敢學那被費了左邊耳光右邊送上去的。當被痛打的時候，也總要屈膝求主子饒了他們。

一隻狗被主人打得痛不能忍的時候，牠也會撲到主人身上反咬幾口，絕不會像這些人，祇求停下鞭子或尋逃避，所以他們可以說是「不如狗」的東西。

主子教他們做工的時候，他們都是唯命是聽，絕不會說多一事不如省一事。別人是：「壓力大反

抗力也大」，他們却是「壓力大順服力也大」。這證明了奴隸的劣根性。

主子用他們去剝削善良者的時候，他們將是最聰明，最本領的爪牙。在善良者的面前，他們常會帶著訕笑威赫：「命運都在我們手裡，要你們怎樣就得怎樣！」。但當善良者翻身，他們的主子塌台的時候，這些奴隸同樣會趕緊離開他們的主子，而降服過來，但是，事實將會粉碎他們這種觀念。

五五，二，十九。

紀律標準

· 小寧 ·

由於所處社會背景之差異，對同樣的事物，能引起不同的反應。

主人對奴隸的欺搾，自視爲天經地義，然而被欺搾的奴僕心裏却忿忿然，大罵豈有此理！

紀律是人造出來的，而製造紀律者無非是欲依據紀律來維護他自身的利益。

古時暴戾之帝君爲鞏固其勢力，曾經製造出許多苛刻的法律來管束其臣民。若臣民皆能遵守法律，就獲得「良臣」或「善民」之榮譽。但是，如果有違抗其法律者，則加以「逆民」之罪名而將其格殺不論，或使其嘗試五馬分屍之苦味。

頑固之老頭子，視「三從四德」，「舊禮教」爲婦女道德紀律之準繩，但認識清楚的婦女們却指「舊禮教」爲束縛婦女的枷鎖。

古今中外，有少數人訂製紀律來管束大多數人，也有大多數人訂製紀律來管束少數人。但是，無論如何紀律都是爲製造紀律者服務的。

然而，什麼是紀律的標準呢？按照原子時代最科學的解釋：紀

律標準必須是一言一動都以大多數人們的利益爲出發點，否則，紀律將變成部分人士的專利品。



作者自白

關於「沈郁蘭」的幾個問題

• 晝嘉 •

閱讀耕耘第十八，九期，關於拙作「沈郁蘭同學」的批評，平心，里巷翁先生，給了我不少的啓示，使我開始注意到創作上更多的問題，如今，我感激之餘，特草數字，針對這些問題加以簡單的檢討，并且有幾點尚未十分瞭解，也敢求諸先生給予教正！

一、我寫沈郁蘭的動機

我是一個幼稚無知的小孩兒，在五月狂熱的季節裡，忍受着複雜的，激動的感情：有時我們悲憤切齒，忍受威力的壓制；然而，有時我們也享受着世界上最崇高，真摯的友誼的溫暖；我們之間的談吐，誰都能贏得對方的尊敬，誰都能激起對方的共鳴。我於是深深地愛上了我周圍的兄弟姊妹；其中有些因為動搖而退縮，我便感到嚴重的心痛，像割了自己的肉一樣，因為歷史性的偉大力量，早已把我們結在一起，以致於結成血肉之緣，以致於完全溶成一體了！後來，雖然這些日子結束了，可是，那些動人的場面，那些親愛的朋友，常常出現在我的腦際，常常闖進我的夢境！於是一股不可抑制的力量，在推動着，衝激着我！我就不顧自己拙劣之筆，大膽寫起來了。

我只想寫一些大家熟悉的人物獻給我親愛的朋友讀，只要他（她）們讀後覺得：「這是我們的朋友，曾經并肩奔跑，曾經緊緊擁抱的朋友呀！」只要能喚起他（她）回憶起那段美好的生活，和生活的意義，那麼，這就夠了，一切都夠了。一句話：我這只是作個「紀念」！

又因為要更直接地，親切地描寫，我決定了以第一人稱來寫，這也是爲了我的方便。

至於爲什麼偏寫女性爲主角，而不寫男性呢？這，我的回答是：因為在這一事件，這時代，這個地方，女孩子是身受着雙重的壓迫的，她們的痛苦

比男同學深，她們前進中的阻礙力也比男同學更大，所以這樣寫來，主題便能更明朗地表現了。

二、沈郁蘭的影響

既然我只當着一件紀念品看，而且在完成之後，又感到一種創作失敗的悲傷，因爲，寫出來的東西，遠不如理想中的那麼完滿，我一氣，便扔在抽屜了，後來經朋友的再三慫恿，才拿出來。當然，這樣我也就不敢指望於它對「廣大青年的教育作用」了，這不是我不對自己作更高的要求，而是自知寫作能力薄弱在先，倘若過苛的要求，那將是一種壓迫！

在解釋「沈郁蘭」爲什麼受到讀者的喜愛，平心及邦和兩先生講得很對，我完全同意他們的說法。是的，這主要還是五月狂熱季節的教育作用的，因爲這歷史的事件和人物，是同學們所熟悉的，所以，這件「紀念」品縱然如何卑劣，也仍然是親切的，這是沒有絲毫疑問了！而且一篇東西雖是個人的事，同時，也應該看爲是社會的事？

我在這裏鄭重謝絕同學們，或其他人士的讚揚，因爲這使我很尷尬，難受！而事實上，我也沒有資格來領受這樣的榮譽，因爲，我不能憑白沾了歷史的光！

三、幽靈的製造

克民，里巷先生指出：我對「父親」和「哥哥」的處理是不妥當的，這是的確的，我完全承認，這都是因爲我的粗率浮躁的過失，祈求大家的原諒，關於父親的轉變，克民先生講得好：「如果在家長會議上描寫父親的轉變，是很恰當的」，只有這樣，父親才得到出場的機會，也才有可能被具體描寫。我如果有機會，一定按照克民先生的指示來修改。關於哥哥，我也交代得不清楚，本來在寫作的過程，我是發現了的，但，以爲在「郁蘭的童年」有提到「哥哥」兩字便算數了！寫完了也不再作細心

的檢查，只看看錯字別字大約沒有了就隨便了事，造成這樣嚴重的錯誤。這是我的寫作態度不嚴肅：不能認真負責。誠然，如里巷先生指出的，應該寫出哥哥小時候對她的種種影響，如果沒有具體寫出，也就難以說明郁蘭思想的轉變，這一指出，基本上是跟平心先生一致的，我完全衷誠接受。是的，「哥哥是個說教的幽靈」，我承認自己的失敗和自己的錯誤：我只慳吝地給了哥哥的身軀，而沒有給他血肉和筋骨；一個沒有血肉和筋骨的人，竟然有思想，理論和有着很好的辯才，檢討起來，連我自己也要放聲失笑了！

四、李桑可能愛上郁蘭嗎？

關於郁蘭與李桑的戀愛，有些朋友指出：李桑愛上郁蘭是不合邏輯的，因為李桑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意識很濃厚的人，一定是自高自傲的傢伙，根本不把普通同學放在眼裡，何況，郁蘭又是一個很醜陋的人，又是那麼粗里粗氣的，作為愛美的詩人李桑，怎麼會愛上她呢？這個問題，在我動筆之時也會有顧慮到，但，因為李桑是我比較熟悉的人物，如若換了別人，可能我根本寫不出來，所以，我顧不了硬套的手法，我真捨不得刪改，所以，李桑才成其為「李桑」！而郁蘭在我的看法，也不是頂粗線條的人，她是粗裡帶細的，能動能靜的，我們看她在「三八」的工作表現：尤其是她能朗誦一口好詩歌，這更有條件引起李桑的愛慕；再說：關於郁蘭的「醜陋」，也只是在「我」的主觀感覺上如此；她事實不是醜得見不得人的。（這問題是牽連到以第一人稱和第三人稱寫作的問題，此處暫不述及）這樣，我在動筆時，也覺得無關重要了。不過，我的這些理由，是不足夠為自己辯白的，除非我另外創造一個場面，寫出李桑如何對郁蘭產生愛慕，如此才算清楚。這個問題，我希望能夠接納更多的批評，便以澄清。

五、郁蘭的思想

關於沈郁蘭的思想，平心先生指導說：必須具體描繪她的思想轉變關鍵，及其客觀條件：尤其在其寫她的童年時，應該「通過她的生活深淵（經濟背

景）來加強說明她剛毅的性情雛型；」「用一些零碎的生活現象來加強構成她童年的剛強性，畢竟有什麼意義的。」「這是很正確有力的批評！

平心先生對沈郁蘭思想發展規律要求完整具體地描寫，這在原則上我是同意的；但在針對我這個短篇來說，我覺得是有幾點值得商榷的：

平心先生說：「從她那小布爾喬亞式的戀愛看來，這時的郁蘭，在思想上應當是模糊不清。」因而肯定「她在三八節不知疲倦地，好像機器一樣地工作，這樣不是自覺的。」這一點，我的意思是：漂亮的李桑，當時表現進步有其特長（如會寫詩），這樣愛上他并不能說明郁蘭是沒有「思想基礎的」，因為愛人不一定非比自己進步不可，甚至於不足以證明其戀愛觀不正確！如果戀愛的過程中，她屈於私人的感情，那就是錯誤了！「三八」節的工作表現，能在印刷室裡當「無名英雄」，這也足以說明她不是「單憑一股熱情在鼓舞」；因為，如非自覺，有可能這樣做嗎？所以，這裡表現是沒有矛盾的。

至於她的思想轉變，在這個短篇裡是不可能明瞭劃出界限來的，何況思想變化是複雜的，如果問她的思想轉變，那麼，她與李桑的回國思想鬥爭，也是一個轉變，五月被毆打而給「我」鼓勵道：「堅持到底」，那是更進一步的躍進和鞏固。

平心先生又說：「她遇到回國問題，這樣重大的事件，她的思想矛盾一定很嚴重，因此內心鬥爭一定異常激烈」但「除了她哥哥教條式的解釋，對回國問題真正原則，根本沒有涉到」。這一點，關於能力，我只能寫到那樣而已；至於回國問題的原則，我以為只能以當時最緊密關係和迫切的學生問題涉及，如以下的描寫：

她想到「他那有魔力的慈惠的話——那不是我們常常嚮往的美麗的祖國嗎？去吧，去吧！——可是一想起你們，一想起親愛的同學們，我又慚愧得如犯罪了似的，我心裡又亂，亂，亂！……」

……然而，我又多麼害怕失去他呀，他那緋紅的臉，紳士的風度，那純正抑揚頓挫的國音，那美麗的言詞，又多動人哪，好似一失去他，往後的日子便不能過了般的——可是，我又看到適齡大

會那悲憤的場面，每一個受難的同學的面孔，又都充滿着真摯的友愛的激動呀！」（詳情參閱該作）。

如果回國問題原則必須再談到更大的別的什麼問題，我以為，那將會是生硬的，不恰當的。我覺得，這段描寫，就是她的強烈矛盾和內心鬥爭；如果這些平心先生都不以為是的話，那就難怪會覺得「沈郁蘭」的思想模糊了。

平心先生說：「寫到五月的暴風的季節，應該是小說的高潮，小說的高潮，應該是把人物和事件更加深刻化和具體化」；如能這樣做當然是最理想的了；然而，由於客觀條件的嚴格限制，這是很難做到的，我自己何嘗不想這樣呢？處於這樣的環境，我的苦衷只有編輯知道；順便也告訴平心先生：本來五月的場面原稿寫得還更具體些，後來因顧及多方的困難，只得忍痛刪改了；我後半部寫得很簡括，這是很清楚可以看出來的。平心先生懂得「存在決定意識。」自然也知道存在決定其他的一切（包括文學形式和它的發展等）了。

對於沈郁蘭思想發展的細膩描寫，我想：那將要費很多篇幅，同時，那也將是中篇小說以上的事了。我們知道：「短篇小說只是採取某種可注目的個別底生活現象或場面來寫的。」「短篇小說底特徵就是在於集中性」。——這就是為什麼平心先生的批評原則上是正確的；而針對這篇東西又是值得商榷的！

也許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所以平心和邦和兩先生都企圖以「保爾」的思想發展規律的完整要求「沈郁蘭」，凡違此標準便覺得「完全忽視掉思想」；尤其是邦和先生更覺得「沈郁蘭」沒有像「牛虻」或「保爾」那樣使我感動，便嘆道：「不能把積集在胸中的悶氣掃除掉」「不能呼之欲出」！以為這樣要求是過於主觀的；因為「保爾的故事」是一個長篇，有足够的篇幅；而且，以我們目前的歷史條件，還暫時沒有可能產生「保爾」之類的人物，這也是很正常的。如果離開了現實來進行批評，是不十分恰當的。

還有，邦和先生的批評：「沈郁蘭這篇小說既然首先以新鮮的姿態突破既存的偏向，而且以爽朗的風格描繪」，可是又說：「沈郁蘭也犯了大多數

初學寫作者的嚴重的通病——創作理論化！」既是「通病」，却又是「突破偏向」，這是很難理解的。而且批評沈郁蘭是「用口號或理論說教來代替藝術的感染」；如果說這篇東西是口號的，那未免批評得抽象；至於哥哥的說教，首先是有了郁蘭內在的思想鬥爭，才敢寫出來的；至於會成為說教，問題是在於哥哥是個「幽靈」，上面談過了，這里恕不重述。

六、第一人稱與第三人稱的問題

里巷先生說：「沈郁蘭在教室裡時常胡鬧，忽然在一次級會裡她竟檢討了自己的缺點」……作者沒有寫出她所以會覺悟的緣由，或是覺悟的過程。便不免要使讀者感到事情發展得有點唐突，而且，在沈郁蘭的從愛胡鬧到立意要好好的中間，很可能發生一段富有教育意味的心的鬥爭」。這問題提得很好，不過，我這短篇裏是有寫下一點伏筆的，如從：「郁蘭還死不甘心的立着」到「馴服地坐下了」這是有其內心轉變的，而且，在她檢討時，「我」覺得「她之此舉在我看來，無非裝樣子，學時髦，偽進步！」幼稚得可笑！」這也正是兀突的感覺，當然：這樣寫來是不能十分清楚的，這正是以第一人稱寫作的缺點，如果我以第三人稱來寫，那麼，我就可以直接寫郁蘭心裏的感應和轉變了；單靠她本人的敘述（像她自述與李柔的事），一定會很勉強的。我很想試試：以第三人稱寫，其效果將是如何？

七、其他

有人以為我這篇東西是摹仿姚紫先生的「帶火的女人」，或摹仿其他的什麼作品；當然，一個初學者，摹仿並不是壞事；不過，事實上，我不會參考過或摹仿過什麼作品；我想：歷史的事件，要比那些作品豐富得多了，是吧？

這次對「沈郁蘭同學」的檢討，讀者們在第十八、十九兩期都不見作者說話，有的以為作者害怕批評，逃避去了；或者默默不語，不加理睬了？這樣猜是一點也不對的；因為批評對我只有好處，絕無壞處。如果說作品是作者的兒女那麼，現在我已將兒女送進學校，受教育去了。末了，謝謝諸先生的批評！ 一九五五、三月十日、忽草。

情詩

給魏玲

• 李潔 •

說不上是哪年哪月
哪一個白天哪一個黑夜
我的心要我相信
我已愛上了你，姑娘！

你巧小的雙唇
你舒展的秀髮
你褐色的皮膚
你鈴亮的歌聲
你親切的話語
你美妙的動作
呵，姑娘
我深深地愛着你！

但我更愛你健壯的身軀
你的意志是無比的堅毅
我愛你的精神和思想
比一切外在的美麗更深切

你曾經把手伸給我，
讓我的熱溫暖你
從那時起我担起重任
從那時起我真正瞭解了你

而你同樣瞭解了我，
在灑血的道路我們携手同進
我用兩個最熱烈的字稱呼你
你也用同樣的字稱呼我

戰鬥的日子呵

悲哀和歡樂湧湧在我們心裏
我們是樹的根，伸出一股宏力
堅強的個體永結不離

然而另一種愛在我心裏發芽
我不知怎樣剖白自己
看見了你，我心跳躍
離開了你，我總想着你……

我是布爾喬亞的子弟
我的身上還隱伏着
多年繁殖的思想底菌
但我是不屈的，我有決心把菌剷除

在你的面前我將不掩飾自己
虛心接受你苛厲的指摘
我也不放過你的缺點
我希望你純潔得像塊白玉

呵，姑娘
我們是親愛的同伴
為人羣的自由艱苦戰鬥
就讓我們再成為情人吧

兩顆心緊貼在一起，
妳彈琴，我歌唱，
妳拿刀，我拿槍，
妳是發光的星

我是狂噴的火
而我們却都是
捍衛祖國的戰士。

生命底誓言

• 史寧 •

我，赤道上底兒子，一個熱愛生命的青年。在苦難的歲月裏，我在暴風雨裏誕生。

我熱愛我的生命，像熱愛赤道上每一寸創傷的土地。往年，當我在椰林下乘涼，我曾經為自己的生命編織着美麗的幻想，然而，慘酷的現實，使我深深地認識了生命底真諦：個人的生命是渺小的微沙，個人的生命必須依靠大眾底生命來滋養。於是，我拋下了破碎的夢幻，走向大眾底懷抱，把自己的生命與大眾底生命聯繫在一起，共同呼吸。

自從我認識了生命底真諦，人生底意義，我便把自己底生命投在戰鬥底大熔爐裏，我想着：如果自己的生命不被猛熾的戰火燃燒成灰燼，那麼，就讓它鍛煉成堅韌的鋼鐵。

戰鬥底生活，加強了我對生命的概念，真正的生命不是平靜無波的死水，真正的生命是在戰鬥中成長。

真正熱愛生命的人，必須正視血淋淋的現實。真正熱愛生命的人，必須是百屈不撓的戰士。當黑暗的魔掌開始籠罩着大地，當肥沃的田園開始變成廢墟，我便離別了我底故鄉，背荷着祖父遺留下的行囊，到處流浪：……

在黑夜裏，我從南方的平原走向北方的峻嶺，我從濃密的叢林跨過蜿蜒的小溪，像其他兄弟一樣

，為着極救受難的生命，為着迎接初升底太陽。……

夜裏的山路，雖然是佈滿着陰森森的虎穴，但是，赤道上的兒女呵，為着一個共同的理想，為着追尋生命底陽光，從來就沒有放鬆過前進的步伐，我經常踏着同伴們遺留下的未乾的血跡，吞噬着如泉水般的眼淚，默默無言，繼續向前，向前……

生活在苦難底年代裏，人們底生命是多麼的可貴呵，尤其是年青底生命！我曾經站在死亡底邊緣，我曾經擁抱過許多垂死的生命，但是，我不會被死神所奪去，為的是，我信任我底生命，為的是，我的生命是與大眾的生命聯繫在一起。

既使我不幸跌進死亡的陷阱，我將會含笑的擁抱着赤道上母親底土地——因為我已經把生命貢獻給世界上最壯烈的事業。

我熱愛我的生命，像熱愛赤道上每一寸創傷的土地。雖然，黑夜是更深沉了，可是我已經準備了一切。

在苦難底歲月裏，我常常高亢着海燕底歌：「暴風雨來臨了，讓它來得更兇暴吧！」

趕寫於三月十四日

馬莉婭 張寧

在黑沉沉的夜晚，
年青的馬莉婭，
孤零零地
倚立在椰樹下。
馬莉婭，
美麗的馬來姑娘，
想起了
被蹂躪的故鄉，
想起了
年青的亞都拉沙。……
亞都拉沙，
奔走在遙遠的一方
帶着馬莉婭的愛情和理想。
馬莉婭，
美麗的馬來姑娘，
跪在椰樹下
為年青的亞都拉沙祈禱……
夜色那是那麼淒涼，
如潮水般的淚水，
濕透了馬莉婭的「沙籠」。
夜色是那麼淒涼，
馬莉婭，
倚立在椰樹下
想起了
被蹂躪的家鄉，
想起了
年青的亞都拉沙……

三月十四日燈下

牆

• 漂青 •

白天，太陽躲在高牆外。

入晚，星月掛於高牆角。

高牆圍圈內是另一個世界，高牆圍圈內的人們沒有陽光，也看着星月的微光。

像沙漠上的駱駝，上帝的叛逆者，背負着人類最崇高的希望，在天邊，在地角，在遼闊的原野上……一步復一步的苦行着，尋找那一片遺落的是真正歡笑——高牆是永遠阻擋不了上帝的叛逆者底堅毅呵……

當天，這長夏的土地跌落在魔掌里，幾許生靈被押入高牆圍圈內，嘗盡了慘苦與凌辱，受盡了殘廢與死亡，為了一個理想，為了一個共同的目標……

我呵！我是在這高牆內的兇劫裏餘生的，我是在死神手上搶回這生命的。

我愛着這高牆內受難者底一片同志愛……

我愛着這高牆內血腥的揚威……

我愛它呵！是它，使我更了解人生的意義，自由的珍貴……

我會湧着悲憤的淚，聽着戰士臨死刑剎那的高歌……

我會似瘋狂的笑，每當想起了惡魔末日的到來……於今，高牆仍然矗立在這土地上，高牆仍然顯示着驕傲的狞笑，高牆，仍然張開着它的黑口……

白天，太陽躲在高牆外。

入晚，星月掛於高牆角。

高牆圍圈內是另一個世界，高牆圍圈內的人們沒有陽光……

呵！全地球所有的高牆，何時才是毀滅的日子？

我是初來的

• 漠青 •

天上有星，地上有花，我，是個青年，有着純潔的心靈。

我愛星星也愛花，但人間的園地是這麼荒蕪。於是我到處流浪，為了採擷豐甜的果實。我到處以純潔的心靈謳歌未來的燦爛，因為我堅信人類的明天一定幸福，一定美麗。

然而，今天却需要戰鬥。

我愛自由也愛痛苦，因為我相信飢餓就是力量；痛苦會比幸福更神聖。一個詩人說：「不會哭過長夜的人，不足與語人生。」當衆人都在受苦，個人的享樂就是恥辱。

帶着這些喜愛和幻夢，飄泊到多難的南島——我是初來的，有着陌生人的好奇，也有着陌生人的寂寞。

碧空與藍海，椰樹和芭蕉，以及南國的风情，都掩蓋不住都市的悲涼！

我是初來的，但我看見些甚麼呢？海邊有拾貝殼的孩子麼？海裏有自由的魚類嗎？

天空中自由的飛鳥麼？這兒的人們都在轉些什麼念頭？那些麻木的臉孔，那些失眠的眼睛，那些出賣靈魂的傢伙，那些為金錢勾心鬥角的巨賈……

「你可以在椰樹下彈琴，可以在沙灘上唱歌。」但是，我有這份情趣麼？

「你可以在書房裏寫詩。」然而，我寫得出嗎？

啊！我還能再囁語美麗與幻夢麼？那些像蝴蝶的翅膀織滿各色各樣的圖案般的幻夢麼：啊！不，我只能祝福新生的心靈，來為南國戰鬥到天明……



前夜

• 新兵 •

大鐘樓的鐘，沉重地敲了六下。

工人做完了一天繁重而代價極少的工作，拖着疲憊的身體回家。他們一天十二點鐘關在又轟轟又喧囂的廠里勞作。可够悶了，現在各人的精神上宛卸下了一副重担，心里總稱比較開朗地享受這一頓平靜的晚餐。可是，正當小巷里勞苦的一羣珍貴地渡着一天里僅有的自由自在的幾點鐘時，獨有秀珍，她心里就像快陰暗下來的天空一般的陰暗。昨天早上，她還和一班「姊妹淘」上工去，卻料想不到她的出賣努力的工作竟結束在這樣的黃昏里。她的思潮起伏，終于，那鮮明的一幕又浮現了：

「昨日，是發薪的日子，每個人的心里都有個希望，他們老早就在興奮的心里安排了錢的開場：還清了除欠及房租伙食外，所剩無幾——只僅够添置一些日用品。等吧，等着五點鐘一敲——稀薄的希望即可兌現了！」

每個人領了工錢，舉着輕鬆的步伐走出經理室，秀珍與兩位姊妹眼巴巴地看着大家陸續不絕地進去又出來，而自己卻沒有被叫。大家心里都焦急不安起來；不久，她們被喚進去。

經理的那副本來充血的臉孔，現在變成鐵青了，那站在一旁他的舅子工頭「亞狗」。她們望着那個專門剝削和欺凌工人而又色情到極點的亞狗在嬉笑着，她們心中已明白了一大半——這傢伙爲着佔不到便宜和討好主子，便不惜造謠誣蔑她們（就像

前幾個禮拜開除五位工人一樣）。果然，亞狗一見到她們進來，宛如仇人見面一樣——他正想開口，却給那個冷笑的經理的話攔住了：

「妳們是不是月娥，秀珍，玉蘭？」

「是！」

「妳們爲什麼與工頭吊抗五（杯葛）？」

她們正想分辯，經理又繼續說：

「還有妳們出鐘幫忙估估（開除）的工人，叫大家反對公司，罷工！」

「經理，你不應該亂聽人吐尿（亂講），他，專門欺侮我們，還時常扣去工頭工尾的鐘。不給，他就亂講；這次，他和亞娥起腳起手，給亞娥罵吐口水，他不甘願就害人！」秀珍挺身的將事實一五一十的說明並加以駁斥。

「幹汝老母，你父鷺沒查某（女子）？要妳這樣的『無毛雞』？姊夫，別聽她的花言巧語，明明聯合工友叫大家罷工。」亞狗的陰謀一給揭破，非但他的一石兩鳥的手段——一面報仇；一面立功——化爲烏有，而且還得給經理「注尿」（譴責）一場；所以，這時愈暴露他的下流及無耻。

「天壽；不好……！」

「靜靜靜！靜！」經理咆哮起來，臉更鐵青了；不過，他的臉上仍是冷笑着：

「妳們在公司裏活動，我已經知道。妳！秀珍，妳大哥不是鬧事給估估！妳當今又來？跟妳講

「要罷工不是這樣容易，妳們一有風聲，我就打電話『馬打』來捉人！」

「經理，你應該仔細調查才對，她們自從被辭掉就沒工作，生活艱苦，我們幫忙是應該的！妳就講我們要罷工，我們光明正大，不怕你打電！」

「這是妳們反對我的下場，亞狗，將估俚工結了，給她們走！」

經理走後，亞狗就像一隻得勝的公雞一樣，趾高氣揚，一面攤着錢，一面淫褻地笑着說：「以後沒鋪來找我拿，嘻嘻……」

「嗶！自己拿去買棺材！」

「嗶……嗶……」一陣脆弱的呻吟打斷她的思潮，她驚醒地趕快走到躺在床上，因前幾天賣一萬里望」給雨淋着了涼正發着高熱的弟弟前面，她下意識地舉起手按了按那瘦削的額角上。

「嗶！熱還很高！亞才人有什麼感覺？要吃東西要不要？」

「水！我的嘴真渴！」那個乾痛的咀唇蠕動着，終于從乾燥的喉嚨迸出這麼沙啞又細弱的一聲。她倒完了瓶子僅有的水，只有半杯，那個靠了她的扶攙，才勉強掙扎起來，貪婪地喝完了水，又倒下。那貧血的小臉孔，這才有點血色。一會兒，又昏迷的睡過去。這時室內光線很弱，她蹲下來找土油，預備點燈。那虛掩的門忽然「呀」的一聲被推開了，她驚慌地抬起頭來，以為是母親回來了，可是進來的卻是一個瘦長的影子，她不自覺地叫起來：

「哦，蘭姊！」

「嗶呀！這樣的暗還沒有點燈？我差點跌倒！」她把燈點着了，藉着暗淡的光線，她看見玉蘭正打開包裹，哦，是生菓。

「嗶！蘭姊又要妳破費了！妳找到了工作沒有？」

「怎麼？妳又客氣了？工作嗎？失業的人又這麼多，沒有人介紹那裏有！」

「我覺得不安，前次哥哥起肺癆入『律君厝』，就花去妳們一大筆！」

「嗶，大家幫忙是應該的，妳們兩兄妹也不是爲了大家才被開除！對了，哥哥的病好了嗎？」玉蘭關心地問。

「嗶！還不是一樣，前個禮拜去，他就因爲受不慣醫院職員的氣，就喊着要出來，雖然醫院不好，地方總比這好！後來給我和媽勸住了。」

「嗶！窮人的命不如牛馬！」玉蘭同情地嘆息。

「媽！媽！不要開離我！我，我怕！」亞才從噩夢中驚叫起來。

「乖乖！別怕，媽就要回來了，你看蘭姊買蘋菓給你吃。」秀珍半哄騙半安慰他，總算使他停止哭泣。

玉蘭揀了一粒比較大的蘋菓塞在他的手里，可是，他只呆滯地瞪着蘋菓出神卻不想吃。一會兒，他又歇斯迭里的哭起來：

「媽媽，妳去那里？我怕，我怕！」

媽回來了，她去對面（隔壁）坐，我去叫她回來，別哭！乖乖！」

玉蘭好不容易才使他安靜下來。她轉過頭去，看見秀珍的眼眶里閃爍着晶瑩的眼淚，她蹣跚了脚步走過去拍拍那個陷于悲哀的秀珍：

「媽幾時會回來？」

「嗶！媽作工的公館，今晚請客，媽很遲才會回來的。」

「怎麼辦？孩子吵着要媽！我想妳去催媽回來！」

「好，我不如去替媽工作，妳伴着我的弟弟。」秀珍進去房里換了衣衫，就走出那又沈寂下去的小巷。

王公館里佈置頂堂堂的。雖然七點敲過了，廳子里早已排着兩排鋪着白布巾，上面放着雪亮的器皿和滿佈着花菓的桌子；可是客廳却是空敞敞的，一個影子也沒有。今晚是慶祝王先生從外洋回來召集親戚朋友來吃一頓，所以王公館的上下工人都總動員。秀珍從鬧哄哄的厨房里把（李三孀）媽媽找着了，她就因情緒不寧而打碎了個碟子，而給那個狐假虎威的總管噙了一頓，甚至還要扣工錢。秀珍心里雖然難過，但終於說明了來意：那知一說完，李三孀眼眶就紅起來了，她嗚咽地說：

「我那里不知孩子要我？可是，誰叫我們命苦，捱一輩子也翻不過身來！」

「媽！無論如何，妳總要回去一次，家里只有玉蘭姊在，工作由我來跟妳做！」

「妳跟我做？不知頭家娘肯不肯？」

「媽，我想跟她說明，她或許肯吧！」

李三嬌志忑不安的心更加不安起來，不過，在母愛驅使下，她只好硬着頭皮去和那個作了婦女會的「領袖」的頭家娘商量。

那個靡腫不堪，打扮了半天還對着那粧台上的鏡子，裝着各種姿勢，她那副尊容敷上幾層胭脂水粉，裂開了腥紅的嘴唇，露出了那付呆板的假牙——她得意笑了；明天，是「三八」節，準不能讓它馬虎過去，是的，明天，自己將在無數婦女面前說話，那怎麼不令她笑呢？忽然，在她的笑的面容後面，映出了一付髮頭苦臉的面孔，破壞鏡里的歡樂的氣氛，她的心頭就堵上一塊石頭。對着下人，她總是會板着說話：

「咦？三嬌，有什麼事情？為什麼不作工夫？」

「我……我……我想跟頭家娘請一晚假，回去看我個仔，他病很重！」李三嬌囁了半晌才畏縮的說出來。

「哼！又是請假，今晚大鬧熱手脚不够！」

「……我……的查某仔（女兒）來幫忙，我要回去一趟，就快點回來！」

「查某仔？我又不是請一個小仔（小孩）來拿大人工鐮！」

「不！不會小了，她已經十八歲了！」

「嗯！……」王太太半閉着眼睛，她沉思着：

今晚的酒會來的盡是些名流大粒人物，應當體面一點，如果給這種又老又哭喪着臉，穿插在這些貴賓中。那才令人掃興，既然有這麼一個年青的女兒，只要不難看，總比起她好得多。所以，她稍為裝模作樣了半晌，才慢吞吞地說：

「親睜（隨便）！叫她來看看！」

× × ×

客廳的貴賓只有稀疏得幾個，他們談得很投機，就幾乎忘了今晚是來喝酒的。王先生因為今天溜了一整天進門就給他們發現了，王先生因為今天溜了一整天

，作賊心虛，所以只略略與大家敷衍幾句，就藉故擺脫他們的糾纏，正想上樓去，却在梯口給正在搬物品的秀珍早熟的身段所吸引，因此，他轉回頭，走向秀珍，秀珍還以為他是個貴賓，須要怎麼，就問：

「頭家，請那邊坐，你是須要東西是不是？」

「哈，哈，妳是新來的嗎？連主人也不曉得？」

「哈，妳是叫什麼名字？哈……」那玳瑁眼鏡下，閃動着貪婪的光芒一直瞪着她，那隻手過去緊握着秀珍的手。哦！這個就是常常玩弄女性的傢伙！她心中燃燒着憤怒的火燄，她恨不得給他一巴掌，不過在理智壓抑下她的衝動。她只好掙脫那隻被緊握的手，正在此間，王太太蹣跚走下樓來。王先生那付嘻皮笑臉的臉譜，早已換上一付嚴肅的面孔。王太太一面氣呼呼的咆哮着：

「哼，阿七，你呀，一早就給狐狸攝去，死到這時候才回來，又……」

「嘻，嘻……太太，你千萬別冤枉我！我不過給朋友拉去打麻將，嘻，嘻……」王先生馴服的像一隻小貓。

「哼！我一有證據，我就扯下你的皮！喂……」

：叫你的秘書寫的演講詞寫好了沒有？」

「有！有，我就是去拿這件東西，嚶，太太，我們上去預備預備，」王先生看看秀珍出神地欣賞着他倆人的獨腳戲，家醜不可外揚，更何況他們倆夫婦是有地位的，所以，他就拉着太太上樓去。

× × ×

一陣掌聲過後，王太太揩了揩油膩的咀，站起來向大家說：

「嚶！諸位來賓！乘着今晚慶祝王先生的酒會，我想向大家講幾句話：我們知道明天是『婦女節』，現代婦女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不應讓婦女作男人的奴隸，婦女應該走出廚房！應該打倒一切！應該參加一切活動，爭取自由，平等，獨立！明日我將代表所有婦女開會慶祝，希望大家出席！完了！」

「扑，扑……」急烈的掌聲中，夾雜着笑聲

。 初稿于五四，三月作 重改于五五，二月

今兒我又回到我底故鄉。

我愛故鄉的黃昏，就像我愛我所敬愛的人。故鄉黃昏底深沉，我就會起一種感覺：那就是魔鬼彷彿跟着黃昏底深沉而降臨。這幾年來我的心情都是這樣。我愛我的故鄉，但是我看到故鄉人民死氣沉沉的生活，豺狼的橫行暴戾，有肥沃的土地而不得耕耘……這一切都使我感到悲涼！於是爲了摒棄這一切我所恨的現實，我轉而愛故鄉底黃昏。但是黃昏底美景過去，還不是橫行暴戾者的勢力麼？雖然這其間也有控訴的槍聲響在不知的方向！

夕陽不斷往它西方的旅程而去；在碧綠的橡林背後只剩下它半個底圓臉兒。這半個底圓臉兒，彷彿是光明最後留下給這山城的一絲笑容。在它底周圍，美麗，偉大，醉人，地面上，黃黃底小臉兒，沒有穿衣而瘦弱，骯髒底孩子們，在嬉戲，追逐。偶而聽到母親底呼喚，他們就像失了魂魄似的，因爲他們知道母親的手上，又

黃昏

• 方向作 •

會有一枝粗大的東西摔在他們的身上。阿狗仔昨天被打的傷痕，青紫，可怕，還沒有消退呢！狗兒三三兩兩的也在嬉戲，追逐。雞鴨更是嘰嘰呱呱的鬧呀鬧不休；好像在說：

「同伴們，進籠呀！同伴們，進籠呀！」公雞也結束了它最後的啼聲。這時候大地的一片情景是沉靜。

我站在路旁的高處，我觀看這黃昏的情景。這時兩個中年漢子在我的面前走過，我也聽到他們倆的對話：

「×他娘的，我剛病好還不到兩天，今兒晚上就得出來守他娘的崗！」

「唉！有甚麼法兒呢？兩三天就輪到一次，守白天，工不用做，守晚上，工一樣也不用做！唉……。」

夕陽向西方去了。六點鐘各家的門戶就拴得緊緊的。夜半，我又被那控訴的槍聲所吵醒……。

一九五五，一，二十三，除夕，古來。

我愛野草，愛它有倔強的生命！愛它能在暴風雨中蓬勃而驕傲的茁長。野草，嫩青的生命充滿着活力，堅強，勇敢的，像苦難中爭鬥不屈的戰士！……

我熱愛人生，熱愛從艱苦奮鬥出來的「人生」，熱愛由苦難裏煅練而堅強起來的「生命」！……因此我熱愛那象徵着人生的自然物；我特別愛歌頌椰樹，特別愛歌頌——野草！

野草的繁殖，遍佈了自然界裏的每個角落；有陽光的地方，便有野草的生命，在陽光下，在每個角落裏，它們底生命，正不斷地，自由地，蓬勃的滋長，發芽，新生！……

× × × ×

『任暴風雨侵襲，任牛羊踐踏，任惡徒來剷除，任野火燎原呀！我還是不低頭，不屈服，永遠地活着我嫩青的生命！』

——這便是野草一生的銘言，野草一生獨有的性格

野草

• 陳龍玉 •

……………

一個靜寂的午夜。

不知從什麼地方刮來了一場捲着野火的狂風！把這一帶的野草地區，來了一次最殘暴的浩劫！……於是，那一片青翠的草兒，都帶着遍身焦黑的遺骸，倒下去了！……

『野草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但那遭受烈火燒毀而枯死的野草，並不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會滅亡的；因爲泥土裏還有野草孕育着的無數新底生命——種子。所以枯死的野草毫沒有半點的浪費，因爲它們把遺下的焦黑的骨骸，都作爲了培植下一代成長的「養料」。……

一天。天下了一場霖雨，於是草兒們得到了雨露的滋潤；它們都爭着把頭抬起了！它們向着陽光，讓嫩青底生命在大自然裏，開始吸第一口的新鮮的空氣。……

（稿於星洲五五年三月四日）

黃梨工人的生活

• 文林 •

幹黃梨工作的人們，他們一清早便起身。吞飽了稀飯，預備好了用具，帶了一兩罐啡咖水，便推了單車上園去。

這時東方剛現出了魚肚白。一路上，三三兩兩穿着赤色或藍色的粗布長衣服，戴着草帽，乘



在單車上，出力的趕踏着。大家好似在比賽快，你追過我，我追過你。喘吸着新鮮的空氣，似乎沒有一點感到力竭。

到達園地，太陽光已普照大地。他們下了單車，打從路傍進入黃梨園。有的園在芭裏，還得步行一段小徑。大家的園裏，都有用「亞答」蓋了一間「寮仔」，作蔽雨休息之用。他們的單車

推到這裏面放了，提起了鋤頭，便開始他們一天的工作——鋤草。

他們使動着鋤頭，在強烈的陽光下工作着。在黃梨巷裏。個個使着，一上一下用力地，鋤那終年鋤不完的莽草。有時放了鋤頭，蹲了下去，用着雙手把生在黃梨身傍的草拔掉。起來又用鋤頭。這樣地，從早上到中午。他們才停工，到「寮仔」休息。

他們不能帶東西來吃，離家路途又遠。中午只好用帶來的冷咖啡水充饑。乃繼續工作，鋤草，拔草，一直到三四點鐘。有時餓得不能支持了，才早些回家。

如果黃梨有的收成了，那他們就非得餓着肚子忙到晚不可。尤其是在四，五月，九，十月的時候，黃梨大收的屆期。

他們得早些起身。婦人去煮飯，他們便先預備一切；把挑籃啦，背籃啦，黃梨刀，柄擔一統放在單車後架，用繩綁了起來。一切弄好了，飽了粗飯，帶了多半罐啡咖水，便在六時一過就出門。

五六英里路程，費了上半點鐘時間。趕到園裏，便匆匆地，

背上那一個長型的籃，拿上那發着銀光的黃梨刀。有秩序的從這一巷頭到巷尾，再過另一巷。個個使着，右手拿着的刀，把那成熟的黃梨，一枝一枝的割了下來。左手拿了起來，再一刀把那黃梨尾的黃梨花削去，隨即丟上背後

的籃，一籃滿了又一籃，都倒在一個所在，成了一大堆。到中午了，他們才停下來，作稍為休息，飽喝了啡咖水。滿身的汗如流水般地下淌，他們也不抹一抹，只坐在喘氣着。

黃梨割完，他們得做另一部工作了。他們的園是在上面的，有溝水流向車路去，能直接通往。他們便利用這流水，把黃梨一擔一擔挑來都倒在溝裏，由它流去。他們都有個四方的木排，先已阻擋在車路下，黃梨流來便停在這裏。有時較有水，流得較快，就會很容易的把黃梨放完了，便很快的可到達目的。倘若水流很慢，那他們得拿了枝長木棍，到處觀看。那些被阻，集在一堆流不動的，便用這枝長木去推它散開。等到一大片都密密的浮集在這路旁了，他們便下水裏，兩枝兩枝的丟在上岸來。浸了個把

鐘水，把那黃梨都丟上來了，他們還要等貨車來載去。

有的沒溝流水可放的，都用單車推。這工作較辛苦用力，也較忙。他們都很會推，一次可運載二百左右個。但有的路途遠，來去不方便，都要運載數個鐘頭，才能完畢。

貨車來了，他們的工作也來了。站在黃梨堆邊，彎下了腰，一對一對拿上了手，便往車上



膠林裏

這一塊無邊無際而蒼鬱的四千「依格」的「紅毛」樹膠園，在十三年前它還是一片荒蕪大樹林：較大的樹，樹身三四個人也抱不過，且高達數十丈，更不時有兇猛的野獸出現。

膠林中央，有間舊「公司」跡，在「斬芭」（註：開芭）時阿七伯就住在這「公司」裏；那長長的「公司」，如一條粗大的大蟒蛇躺在芭場中間，工人一共有八十餘人，開工不久，有一天，天公不「多隆」（註：幫忙）

丟去，車上一個很準確的接了放下。……三四……七八……他們口喊着，很熟練迅速地丟着，車上那眼精神快地應接着。沒有停止的，直到完了。黃梨都在車上了。他們才直起身來，舒一舒氣，滿身的汗又如流水般地下下。

這樣，他們的工作才告完畢。回到家已五時多了。肚子也跟着餓到現在。可是在這期日，這

還不算遲呢。

黃梨出去了，得到了每日辛苦的代價，還得經過園頭家的「抽」。一年到頭，他們只能生活過去。有的還要兼養豬，來補貼一點家用，孩子的教育費。

他們的孩子，多半只受了幾年教育，或小學畢業。便要跟着父母親，到園裏去鋤黃梨草了。

• 歐陽小龍 •

，風勢不好：一忽兒却被「反山樹」壓死了幾個，因此其餘的工人也都懼怕了，不敢再斬下去。他們如此斷送生命並沒有意思，可是這消息傳到「紅毛」大頭家那裏，他却聲聲說：一定要斬下去，每人多加工錢。而他們明知做這工作是冒險的，但是爲了生活鞭子的威脅，却不得不硬着頭皮苦幹下去；其中阿七伯可說是最大胆，「頭家」說開工，他即刻就背把雪白而銳利的斧頭上芭場了。

那紅毛「頭家」費了極大的資本，經過了多少年月，才斬下這四千多「依格」的大樹芭，芭斬下後，然後等待樹枝乾燥了，才放火燒去，燒後還要「檢芭」，經過檢後的芭場是赤地千里，不見一條青的。

在赤地裡，許多工人在進行着種樹的工作。不久之後，在赤地裏長起了一行行翠綠柔軟的樹膠秧苗，微風掠過，嫩綠的葉兒拂拂搖動，因新芭土地肥沃，所以樹膠在新芭長得極快；數年後

故鄉

• 沉靜 •

我怎樣也忘不了的是我苦難的故鄉，
故鄉旁邊那條綠色的溪澗
在那兒，
我曾經度過多少的歲月，
美麗的有趣的童年！

我怎樣也忘不了的是苦難的故鄉，
我是在她底溫暖的懷抱裡生長，
那兒有肥沃的土地，
苦難的同伴
和那年老的爹娘。

可是，
而今我却離別了我底年老的爹娘，
告別了我多年來相處的土地，
而飄泊到這充滿罪惡的異鄉，
啊，英勇的燕兒！
告訴我：
何日才能返故鄉！

傻子

• 任遠 •

一天，三個人一起往山裏拾柴，一個是小孩子，一個是聰明人，另一個是傻子。

一路上，他們在談着，突然談到每日拾柴的事情，小孩子說：「一次，我正在用力地砍柴的時候，突然聽到老虎大聲的怒吼，我趕快地爬上樹去。」

聰明人不等小孩說完搶着說：

「哈！哈！有什麼可怕。」拍着自己的胸膛：「老虎去了嗎。要他敢走到我面前，哼！我要請他嘗嘗刀鋒的味道。」說完了得意的了不起。

傻子走着，祇是靜靜的，沒有說什麼。

拾完了柴，每個人背上都被硬硬的柴壓着，慢慢地一塊兒走。突然，一隻大蛇在他們的面前出現，聰明人驚叫了一聲，面色變成青白，往後退了幾步。

傻子一見了蛇，立刻將背上的柴拋下地，大力用砍柴刀對準蛇的頭砍下，給他一個致命傷。

聰明人見蛇不動了，對傻子說：「唉呀！為什麼不等我來呢？」

一九五五年三月四日夜

，樹膠已長成了粗大的幹，濃綠的葉子遮蓋着整個膠林。在林中只見一行行直直的膠樹。

「頭家」不常來「行芭」，見到這情形，那狠狠的臉就會浮露出紅潤潤的微笑，恨不得早一天就開割，乘着膠漲價，可以有出息了，果然，不久就開割了。開割的初期膠工擁擠，男女膠工達數百人，連「公司」都不够住，「頭家」又想法子，再築「公司」。當時，「加巴拉」，「行芭」很嚴，割爛膠樹即刻「吊桶」（註：開除），所以很多人被「吊桶」而轉業了。

阿七伯兩夫婦，是極老練的；阿七伯在年青時就開始割膠，可是中期也在這裏「斬芭」及「檢芭」，這園開割時，他們就領到「行頭」（註：每人工作的範圍及地點）——他們却不會被「吊桶」的。

日本南來，這「頭家」就跑回倫敦去了。樹膠也停割了，他們趕緊就去開芭種木薯，蕃薯來當食糧，他們知道在戰爭期間，一定沒糧食，所以他們種了三四依格的木薯及蕃薯，預備充飢；他更想；要是吃不完還可賣點錢來使用。誰知？日本人一到，就先到這園裏，因為日本人南來都是走山路，並且園裏有許多「公司」可住兵。

工人日記

· 幼苗 ·

×月×日

因為老板今日沒有外出，因此全廠的工友們，大家都認真地工作着：每個人的面上都顯着尷尬的表情，好像受着什麼東西約束着似的！老板和勞工爲什麼顯得這樣隔膜呢？我想無非是金錢劃的鴻溝，把人類分成兩個不同的陣營。

×月×日

今晨當老板要我做某種工作時，不幸我忘記了，結果遭他一頓辱罵。我的自尊心被損害，若不是顧慮到求職的困難，當時我就恨不得馬上辭工不幹了。

回家之後，我痛定思痛。恨極老板的作威作福；有生意的時候，自家酒肉內地享受，沒生意的時候，動不動就罵工人。

×月×日

中午，當我拖着疲憊的身子回家的時候，發覺一疊平時習作的文稿和一本心愛的書被患神經病的母親焚了時。一時悲痛得大哭起來。

今晚我領薪了，我從中抽出一元寄去救災民。但又覺得數目太少了。於是，我便澈夜寫稿。稿末註明若能發表稿費贈給災民的字樣。

×月×日

傍晚時，遇見一位校友；她告訴我說，咱們的校友會已被母校驅逐出來了！那是母校的副董事長及校長的主見。據說，理由是怕××局不滿。

嗚呼！回憶從前，母校的校舍破爛不堪的時候。我們學生羣到處奔走捐募建校基金。那時我們不知受儘了多少勢利人們的白眼和諷刺！還有，在最近母校要建禮堂了，我們校友羣又不惜曠課到處奔走，爲母校出力。現在，堂皇的校舍落成了，就把我們踢開！雖然我們不敢以功勞自居，但校方不該對外人則奉迎備至，對自己人就這樣虐待！

×月×日

工廠中，有好幾個工友買了馬票。因此她「他」們以馬票來做爲談話的資料：

甲說：「要是我中了馬票，最重要的是買汽車和洋房；娶美麗的老婆……。」

乙說：「要是我中了馬票我打扮得更美麗動人；儘情享受……。」

丙說：「要是我中了馬票我馬上當老板……。」——其中有一位爲人師表的教員也參雜其中高嚷着發財的囈語！

×月×日

有一位朋友，她告訴我說，某校的校長最近購買了汽車和洋房。嗚呼！教書也可以發財的。祇要有利可圖，不思恥辱稱人家爲「爸爸」。

可憐的阿七伯就在日本人初到的那天，被叫去鎗斃了！一連被鎗斃的有數十人，阿七伯的屍體究竟丟在那裏，却沒人發現；阿七嬖手上抱着個不滿三週歲的小孩，抱頭痛哭，就這樣堅持守寡了。她在當時的痛苦並不能以言語所可形容的！

她經過了三年八個月的非人生活，竟重見天日了，這樹膠園的頭家，也到回來了。樹膠又開割，她就領個「行頭」來割，她的小兒也已六歲了，却跟着到「行頭」去。可是今日的膠樹已經衰老了，有的遭日木人斬去，「公司」在日本人撤退時也被放火焚燒，損失不堪。然而，現在阿七伯已去世好幾年了，而每當她經過此「公司」時，她就不禁地淌下淚來，真有「今昔皆非」的感慨了！

（九月廿五日稿）



雨夜

· 何小慧 ·

一陣陣的大雷聲把我吵醒，窗外的雨也下的很大，大地的一切似乎是給它所威脅了，幫兇的雷，更不停地響着，這寂靜的「甘榜」現在已是被那雷雨聲所控制了，更顯得淒涼可怕。

雨漸漸地小了，但是依舊下着，雷也快休息了，除了那訴苦似的細雨不斷的下着，沒有別的聲音了，忽然，一陣的敲門聲，接着便是一個女人咳嗽聲，同時夾着開門聲，『怎樣？你好了些嗎？』這說話的隔亞狗叔，『我……我好了些……』『亞狗仔怎樣了？』『他的熱度……還很高……今晚有……咳……咳……咳……意嗎？』『……咳……還不是那老樣子，踏到雙腿要斷了才得到三元多錢……剛才又受到一個外國人的氣呢，他那肥豬似的身子，我……咳……人老了不中用：怎樣也拉不動，好容易才踏了一段路，他丟了伍毛角便……咳……咳……窮……窮人總是……咳……』『亞狗叔訴苦似地說，亞狗嬌安慰地道：『你別這樣難過，先喝杯熱水吧！你咳嗽快要二星期了，要小心一點，我們窮人……』又是一陣大雨，淹蓋了那悲哀的聲音，雨彷彿也覺得這人間太殘酷了。

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被汽車聲叫醒了，夜依然是那樣的幽靜，但還夾着微小的雨，前房忽然的有燈光亮了起來，『……我說呀「瑪麗露絲的衣裝最好看，看她那……多漂亮，多時髦呀！媽咪我要做一件，一定……』』『唔！羅拔差利的COWBOY「時代」才威武呢，我要做一件，很便宜嘛，一件只不過是××多塊錢吧了，GUTTE CHEOP還有……』』『不，我說米絲愛蓮的舞

才妙呢，你看她那細小的腰……多麼……還有……』』『嗚……嗚……媽咪彼得搶我的……嗚……』』又是錢太太和那班寶貝兒女看戲回來，『……嗚……』』雨再大了起來，雷聲也又再響了，電光更是閃閃地照着，它們又像是看不慣這人間底荒唐呀！

同樣是在一個「甘榜」，同樣是在這一系列屋，同樣在這樣的雨夜裡，更同樣的是一種人，但是卻有不同的遭遇；一個是抱病在身連夜還得為生活而掙扎，一個是坐着汽車連夜還為了「生活」而享受，這是什麼道理？什麼道理？我正在想着……。

在荊刺中底野菊花

· 陳夢冰 ·

太陽會一次照在那裏，
荊刺中的野菊花得到溫暖，
生氣勃勃的開了花。
但，我又在窗前看到，
暴風雨會威擊她，
她就是這樣可憐的枯倒。

空氣會一次展開在那裏，
荊刺中底野菊花又得到生氣，
振着起來再開花，
但是，魔鬼的巨掌又再折斷她。

晨露又一次撒開在那裏，
荊刺中底野菊花再得到勇氣，
再一次開出燦爛底花，
於是赤道上的山地都開始動搖，
啊！勇敢底野菊花永遠依伏在空氣和晨露中，
抬頭朝向東方的晨光，
播散出濃郁的芬香。

編後話

編完了這期的稿件，我們不禁深深地噓了一口氣。

自從開闢了「廣場」後，我們得到了許多讀者來信支持與讚揚，我們將繼續打開「廣場」的大門，歡迎更多的朋友光臨和指教。

「耕耘」出版到今天，時間是將近一年了，在過去的日子裏，無可否認，由於我們缺乏經驗，我們是患了許多毛病。

當「耕耘」創刊一週年將來臨的時候，我們希望讀者們對我們處理「耕耘」各方面的工作，給予善意真誠的批評，我們歡迎讀者們貢獻給我們建設性的建議。

• 編者 •

單閱定耘耕

姓名.....

(中文).....

地址.....

(英文).....

附款.....

定.....期自第.....期至第.....期止

刊費： 三個月六期：一元八角
六個月十二期：三元五角
全年廿四期：七元

新市及馬來亞學生界最愛讀的報紙

新報

每逢星期二、四、六出版

地址：新市絲絲街一五八號

電話：一六五七 信箱：一九三七

SIN PAO PRESS, LTD.

158-A, CECIL STREET, SINGAPORE.

TEL. 6157.

P. O. Box 1739

反對色情文化

言論公正

建立健康理論

新新聞翔實

定價：每月一元八角

副刊精彩

每份一角五分

版式活潑

出版者：耕耘出版社
發行者：The Cultivator Publisher.

通訊處：124, Sophia Road, S'pore, 9.

承印者：文化印務公司

(定價每本三角)